



嘉言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殺有禮禍莫大焉。○禍莫大於殺已降。○好殺者死之徒也。○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為陰德亦莫大於活人。

殺為凶虐其

行所隨。自受殃

人。○循德福應多。殺禍及。○衆生相尅。以喪其命。隨形之惡。好殺者也。

殺不辜者得不

子孫。○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殺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禍必有陰誅。雖曰殺人適足自殺。○殺人而致於枉則死者必不服。而陰訟起也。

感應

漢李廣為武帝將。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匈奴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侯校尉已封侯。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一物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秦尚起善用兵。封為武安君。昭王四十七年。攻趙。殺趙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前後斬虜首又曰十五萬。後秦復攻趙。起穰疾不行。昭王怒。遷之陰密。行至杜郵。賜劍。起曰。我何罪。良久曰。長平之戰。趙卒降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耳。遂自殺。

唐尚書蘇頌。少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尚書三品。病亟。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頌因復諭以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實然。由作桂府時。殺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訴公。所同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二品。頌夙莅桂州。有二吏訴縣令。頌為令殺吏。方瑩莫公之而死。

唐婁師德充河源軍使。永和中。破蕃於白羊澗。八戰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材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

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惡爭者。曰。我壽當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著有屈服。俄而氣絕。以妻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政得不慎與。

宋隆興初。新淦縣丞徐從政者。被憲檢充承勘官。將宿于吉之境。上徐氏家。其家前一夕。夢神人謂之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宿汝家。他日莅吾州。宜善待之。至晚。果有徐從政者至。遂具盛禮相饗。及回。復夢神人謂之曰。徐從政此行受人命。十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于此。徐氏遂不復相接。丞深訝之。初不相識。而相待若此。及已相識。而反無一人出相見。乃詢其故。拉暮。一老父出。語以夢中之事。丞愧形于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及替赴調。用舉主改官。文字方下。而卒于邸中。年三十四。初傳其死。鄉人不之信。謂渠方得運。即踐清華。及聞是事。莫不惜其用心之謬。而夭折若是。

漢主忱字少琳。為郿縣令。之郿亭。夜宿樓上。忽見鬼數人。內一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進。忱以衣與之。進曰。妾本滄令妻也。欲往官所。過此亭宿。其

長殺妾大小十口。埋在樓下。劫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游徼。忱曰。當為汝報之。勿妄殺良善也。鬼投水而去。忱旦召游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並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葬之。亭遂清寧。

宋永嘉中。琅琊諸葛覆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是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奉違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痛。何可云喻。

歐歛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卧窓下牀上。以頭枕窓。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其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跡夢託。

二徐驗之。徐道立遇諸葛喪。舩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欺服。依法殺之。差人送喪達揚都。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況於江。俾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即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詔

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不可制。至夜入一莊中。遂投莊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主人媪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即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見頃歲製時為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語之。此子罷舉。徑歸問母。母具以其事對。遂告於官。官乃擒都虞候繫而詰之。所占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

宋宣城水陽村陸陽。字義若。以醫稱。建炎中。編脩朱華老避亂携家南下。其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為言吾平生氣血多弱。不可以服涼劑。今雖病心躁而不作渴。蓋因避寇驚憂傷飢所致。切不可投我以涼藥。編脩嗜酒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為上。不必與渠議。我有玢珠。可為藥直。故丁寧相語。陸診脉得傷寒陽證。煮小柴胡湯與之服。婦人曰。香氣類柴胡。君宜審之。我服此則立死。陸曰。非也。可寧心飲之。婦人申言甚切。陸竟不變。繞下咽吐瀉交作。婦人遂委頓。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年。溧水李氏子病瘵。召陸療之。陸至用藥數日未效。出從倡家飲酒。而索錢并酒饌於李氏甚急。李氏之兄怒叱不與。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腸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吐痛不可忍。自牀顛倒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砂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至紹興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便去也。竟旬日而死。

宋羅汝楫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歷官至監察御史。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檜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頌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徃祠之。甫再拜。遽卒于前。其從者咸見岳飛擊之。故至於死。

宋趙廷臣。故渝州洞戎。詐約諸酋降朝廷。乃盡醉而殺之。揚言其叛。掩為己功。而取其財。廷臣遂被顯擢。一夕夢所殺諸酋謂曰。我當為爾子以報爾。未幾廷臣生子。諱年未三十及第。為國子博士。忽以狂達伏法。廷臣坐是與其妻女皆分配嶺外而死。家財盡入官。其報應如此。

涼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識博達多識蒙遜重之魏遣李順封蒙遜為涼王。且求曇摩識蒙遜不與曇摩識欲入魏。魏自請行蒙遜赫然大怒遂殺之。既而左右見曇摩識當畫以劍擊殺蒙遜遂得疾死。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思當章仇兼瓊之時為西山運糧使甚見委任。惟思白事於兼瓊與語畢各還運。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集眾斬之。其妻聞之乘車携二子來與之訣。惟思已辯髮束縛兼瓊出臨斬之。惟思二子叩頭食土。求抱馬足。馬為不行。兼瓊為之泣下。云業已斬矣。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每師之。禪僧乃見兼瓊。曰曹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兼瓊。乃赦惟思。明日使惟思行瀘府長史。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事。仍許與其妻偕行。惟思至瀘州。因疾夢一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負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持至。為之奈何。惟思哀折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為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寺。仍令家素餐。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當死矣。惟思曰。諸事易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所水浸加以

初善書卷一

林醬食之。即能復矣。既覺。具告其妻。妻贊之。即以兩子為僧。又如言。置道場。轉經。且食羊肝。遂能復。如是月餘。一日晨坐。忽見其亡母與其亡姊偕來視之。惟思大驚。趨走迎候。有一鬼子。手執絳幡。前引。陞自西階。植絳幡。其亡姊不言。但於幡下舞。傲不輟。其母泣下曰。吾兒平生不知罪。殺人無數。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爾受苦辛。故來視爾。惟思命饌祭母。母食之。其姊舞不已。竟不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思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食。常臥道場中。覺有二青衣童子。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思問之。童子不與語。而貌甚閒暇。口有四牙。出於脣外。明日食時。惟思見所殺人。或披頭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而來。詔惟思曰。逢罪與我同事。急乃殺我。以滅口。我今訴於帝。故來取汝。欲陞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罵罵。日中乃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來。皆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懼。與妻子訣別。於是死者大至。眾見惟思如被鬼狀。墜牀下。遂卒。初惟思為澤州相州判司時。養賊徒數十人。使所在為盜。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唐盧井敏居維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維氏赴京。行李蕭然。有驢兩頭。載書冊。一奴纔十餘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擎小僕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童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若如有過。但言必為科決。何得便自擊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在後。遂棄驢并靴。馳十數步。紫衣遂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維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事坐久。忽因睡。夢生被髮血污面目。謂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未可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賊也。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果有府牒。至令捕賊河南尹於生書帙中。得雀相手札。捕賊益急。而蹤跡不能得。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伏弓矢於西郭門外。鄭君自領徒往伏於路側。至晚。果有人驅牛自西來。後白牛跛脚行遲。一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者。遂擒之。并得其黨六七十人。驅跛牛者。即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於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綺。遂劫殺之。及開視。乃非也。唯得縮兩段耳。自是以來。常彷彿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今就執。豈敢隱乎。因具陳本末。與其徒皆戮於市。

五代時孟蜀工部侍郎劉羲度。判雲安。日粗暴簡略。於刑獄尤不留意。枉濫殺人。人多怨之。一夕。押衙輩。夢與友人胡鉞同至一官署。見卒數人。押劉入廳前。身被桎械。又有五人與劉對辨。喋喋往復。劉有屈服之詞。父而方退於行廊下。見進飲食者。皆是鮮血。因問傍人。答曰。劉公枉殺此人。故被訴冤。追逮至此。又問可得免乎。答曰。彼枉殺人。理當相報。何可免也。及寤。亟見鉞言之。鉞夢亦同。因大駭異。秘之不敢泄。時劉尚無恙。然亦感憤異常。日人盡怪訝。未幾果暴死。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士宅住。此宅舊有鬼怪。宋知之。每夕誦經。一夕忽見婦人立於戶外。宋問爾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

殊當不宜見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悲泣曰：然身是前司主妻，司主奉使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殮裹屍投於堂西北溷廁中，不勝穢漬。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即心懼，所以幽憤不達，凶惡驟聞，執事以持念為功。當大庭含識，願垂哀憫。宋云：初官位卑，不能獨救，明日當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其事。於是掘地及溷，不獲其屍。其夕，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荅云：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患也。依其言，果獲之。鍾內但餘骨在，再為洗濯，移於別所。是夜，鬼又來拜謝，歡喜謂曰：垂惠過深，難以上荅。雖在冥昧，亦有兩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能繼，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政官祿。又云：無以報使君，宋見府君，且叙所論。府君令問己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荅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還桂州，別駕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被殺，何以不報。荅曰：此人今為宣城令，不仁不義之事已訴於天。更三年當受重刑，死入地獄，受諸楚毒，永劫為畜生。宋後四年過宣城，問其前令，果以去年得罪被殺。

唐裴炎拜侍中時，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

後炎親見伏念等，來曰：爾殺我，我今假手於人，以報爾。未幾，為徐敬業所斬。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遂殺孔父而取其妻。唐武公業有妾曰非煙，纖麗容冶，隣人趙象從墻窺見而悅之，乃乘公業直宿，遂越墻而通焉。公業覺之，撻非煙至死。二子之愚甚矣，不旋踵間，華父受禍，趙象坐是，死于江浙間，常見非煙隨之，亦亡。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嘗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枕逾月。一夕，其物逆上觸心，遂死。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死見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命來追某，即隨去，行十餘里，始到城隍廟，聞有人云：王君在世，頗聞脩行，未合身亡。何遽至此？及見城隍，告曰：某未合死，且乞放歸。城隍命左右檢簿畢，曰：猶有五年，且放去，遂活。至五更，腹內物又上觸心死，而復活。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如何人，也。簡易曰：其舊所使童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至斃，今腹中物塊乃小奴為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倚大鐵枷，著青布衫，手足械繫，冥司

勸其非禮殺人事甚急。妻遂詰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即有貴賤，冥司實無貴賤。妻又問陰間何罪至重。簡易曰：殺人為重。切宜戒慎，言訖而卒。

唐王鐸為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直於楊全玖有舊，乃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偕行，皆中朝士子。及過魏，樂彦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後。從客侍姬有輦下，升平之故態。彦禎有子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謀於其父之密。客有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遣輕騎數百，盡掠其囊裝。姬妾而還。賓客皆遇害。秦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詭如此。後軍亂，彦禎父子見鐸，乘馬出入軍中，迷惑不知所為。遂為亂軍所殺。

宋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至一殿庭，忽見唐先主械繫甚嚴。密民驚問曰：主何至此。曰：吾為宋齊丘所謀殺，和州降者千餘人，坐是寃。訴故囚此。爾既得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吾受苦唯聞鐘則暫息。咸能為作一鍾尤善。吾在位嘗與于闐國文聘，彼遺吾一玉天王像。吾嘗置於髻後。藏於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爾以此事為驗。民既還家，具白其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得之感泣。遂造一鍾於清涼寺，以玉像建塔藏于鍾山。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楊陶繼之為秣陵令，捕獲龍等，詰問之。詞連大樂伎。蓋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為作款列。随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并諸劫十人，斬之於郡門外。此伎辯慧多藝，有聲譽。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為盜。陶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眾知其枉，莫不灑泣。經月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腹中。陶即驚寤，忽倒絕。若風癩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即天矯，踵反着背，四日而亡。

晉河間張麤，經曠。二人相善。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遊鍾嶺，坐飲山樹。麤酒酣失性，斬曠曠。是夜託夢於母，自陳為麤所殺。按屍冢中，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得。當令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日求之，果如所夢。於是告官。

追捕竊知事露將謀叛逸始出門見曠執雙刀來刺其面不得去遂逮繫伏誅。

晉山陰縣令石密嘗為御史誣奏殺句容縣令萬默默臨刑曰我無罪而子枉殺我幽冥之中我將圖報也言訖就死一日密忽見默持刃來命左右急衛已捍避之際倉卒而死。

涼西城校尉張頌素與麴儉不相能誣搆殺之儉臨死曰我為鬼而有知不捨爾也後頌夜見白狗以劍所之不中頌忽僵仆不能起左右見儉在傍頌遂絕。

昔支法存者本胡人生長廣州善醫術家鉅富有八尺髯鬚作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沐居常芬馥王譚為廣州刺史長子幼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時王譚貪虐無道遂誣法存豪縱不法殺之而取其財法存死後嘗見形府舍擊閣下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月譚得病恒見法存在左右遂死幼之還至楊都亦亡。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并州長史

勸善書卷一七

殘酷好殺一日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辟血流如新斷者仁軌令人送去州南二十餘里外數日後復使人視之尚在時盛夏而肉不變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所之仁軌舉臂承刃臂斷墮地與比見者無異人馳騎往前委臂處視之一無所見。

宋寇萊公買一妾名舊桃公遷雷州妾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嘗有達官為侍兒所鴆妾往戮之失於詳審娠已數月一戮而殺二人此妾所以受譴今復輪迴至此也。

宋建康遊奕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為隊長年纔三十染時氣得熱疾主將命醫張文寶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欲藉軍中聲勢用藥有誤遂至死一日李忽附幼女曰張文寶用藥殺我我今還魂其妻奔告統制統制遣一校率匠發塚破棺屍已朽穢自是張日夕見李在側不兩月而死。

宋張超素與翟頌不和元嘉中頌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令解職還家入山伐材翟兄子銅鳥持弓矢將酒殺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鳥曰明府昔害我對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死銅鳥其夜見超云我

實不殺爾。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晉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載米餉家。遭劫被殺。屍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得髓髓屑服之。即差。欣方索之。隣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之。欣燒去皮肉。三日夜不焦。眼目張甚。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骨屑停在喉中。經三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恍惚見無患頭來觸之。楊氏以語兒。臨終尤甚。夫死者尚不可害之。況生者乎。

宋劉毅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即收牧牛寺主。謂其匿桓玄家兒。為沙彌。并四道人皆殺之。夜夢此僧來云。君枉見殺。已訴於天。今不得久矣。因遂得疾不食。日彌羸瘦。初毅發揚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征之。毅敗單騎。夜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殺吾師。何宜來此。亡師嘗有靈語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息。出寺後岡上。就大樹縊而死。北齊翟陽太守張善。苛酷貪饕。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雋就郡治之。賊賄狼藉。罪應死。善於獄中使人翻誣輝雋。受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

勅令善先一

七

大怒。命尚書左丞盧斐勘之。斐希自成其罪。奏報於州市斬之。輝雋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爾所具知。今日之事。可復如何。辦紙百番。筆兩管。墨一銚。以隨我。若有靈。必當報之。令史如其言。殞葬畢。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叩頭云。魏公寬我。不旬日而死。纔及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文帝杖殺之。左右或見輝雋。捧之而去。

北齊直子融。嘗為并陘關檢租使。以賊污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州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勘之。子融罪在赦前。法瑗抑為赦後。哀訴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夜夢子融來迫之。遂無病而死。經一年。蔡輝卧病。膚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亡。

五代梁與唐相持河上。有偏裨侯溫。甚驍勇。賀瓌為宰。專制忌刻。以事害之。其後瓌寢疾。左右時聞其呼。侯九頗有新請之詞。深自勉責。有侍者見一丈夫自壁間出。曳瓌於地。侍者驚呼。左右皆至。公已死矣。

梁蓋少卿為南津校尉。時有曲阿人姓弘者。客湘州。數年。營得一椽。可長千步。材木壯麗。還至南津之次。少卿利其所有。誣以他罪。寘于重法。沒入

之弘氏臨刑之日。謂其妻子曰。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死後踰月。少卿方坐。忽見弘氏來。初猶避。後乃歎服。但言乞恩。遂歐血而死。凡諸預此事者。皆以次殂歿。

梁韋破虜。為廬陵王公府舍人。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使。破虜發遣。誠勅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違誤得罪。破虜恐懼。不敢引愆。但誑蓋卿云。當自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詬家人。以紙筆隨歛。後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持頭而來。持一盃蒜虀與之。破虜驚呼奔走。未獲已服之。因此得疾。未幾而卒。梁竦疑任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言貌兼美。寵愛特深。妾得其父書。有所求。倚簾讀之。竦自外還。而妾自以新米。耻以聞。竦因嚙吞之。疑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絕。而書已出。疑看訖。嘆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是夜見妾訴寃。疑旬日遂死。

梁廬陵王蕭續。為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弓馬。得代將還。王欲留之。延康貪進。不肯留。王遂尋其為郡時罪繫獄。發使奏之。意望朝

人物善書卷十一

十

廷委之行決。梁王素識延康。且疑不實。乃勅送都。王既懷恨。又懼延康中書得罪。先使獄卒給之曰。聞王欲殺君。何不投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將軍設伏。刺延康於城下。乃表云。延康叛獄。格戰而死。又有枝江縣令吳某。將還揚州。王留之不可。遂使人於道擊殺之。舉家數十口。並沉溺。後四年。王得病。日夜嘗見張吳二人。王但曰。寬我。寬我。少時而薨。

唐牛肅之舅。為晉陽縣尉。有人殺其妾。妾將死。言曰。吾無罪。為爾所殺。吾死當為毒蛇猛獸。以報爾。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外。呼其母曰。適夢為虎所齧。至死。覺而心悸。甚驚惡。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爾何憂。然爾夜來未飯牛。可亟飯之。其人出。閤中見物似牛之脫。前執之。乃虎也。遂為所噬而死。人皆以為亡妾之報。

昔廬陵有法曹吏。忘其姓名。嘗勅一僧。曲致其死。具獄上州。是日其妻女在家方紉縫。忽見二卒手執文書。自厨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悸流汗。出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

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無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方禱謝不可旬月竟死。

唐太傅邠國公杜棕節制江陵時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力寡不敵奔棕求援既謁見棕怒其不趨庭使吏讓之曰爾鳳翔一民也棕兩為鳳翔節度使爾今靡認桑梓耶匡謀報曰某雖家世岐下然少離鄉土及太傅擁節時已忝分符實不曾趨走台階此時况在荆南若論桑梓恐非儀也棕怒命繫之發函與韋相保衛云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棕國之元臣兼素有恩遂奏請依棕處置勅既降棕乃親臨斬之匡謀將就戮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為冤枉無狀柰伸訴已不及但多燒紙筆當於泉下理之爾及臨刑觀者雲集揮刃之際棕大驚驟得疾遂昇而返俄有旋風暴起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夜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責曰吾已惠若錢帛非少奚復隱吾受用諸物遂自撲而殞棕數見匡謀未迫之踰月遂死將歸葬洛陽為束身楸函而即路主吏覺函短將斂之夕難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太傅竟時甚凶就木之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避於別室及舉屍就斂函果短遂蹈胸折項而斃焉無有知者及歸長子無逸亦死其報之速如此

勸善書卷十一

十一

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時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兩易主矣韋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白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推勘捶楚特甚遂誣服前後決三百餘下投之井以死死之日韋女見妾來取命不出三日遂亡

宋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基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乃搆成其罪白使府請殺之使府疑其寃使送楊都存遂縊之死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見生素服自司命詞中出撫掌笑曰吾獲報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昌使君惜馬守陴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祭而焚之數日存敗死

宋乾德中偽蜀御史李龜禎家居憲職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見嘗所按殺十餘人携頭披髮叫屈稱寃漸來相逼龜禎懼旋馬徑歸識其子曰以

吾為刑官清慎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識之自此得疾遂亡

唐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風竇凝將聘焉行媒備禮而凝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舩下至車道口宿是夜妾產二女凝因其困羸斃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沉於水既而還汴結崔氏曰妾已遣矣遂擇日成親後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皆不育女二人各長成永泰二年四月忽机上有書一函開視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爾枉魂事發近在期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可嫁前開封尉李駟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妻曰此狐狸之變不可徵也更旬日於室內復得一書言吾前已示爾危亡之兆爾何顛倒之甚也凝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言詞哀切曰禍起旦夕凝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雖秘之而心實懼五月十六日午時忽聞叩門聲甚急疑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粧前拜曰別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內隱匿鬼踵至庭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叙曰某是竇凝妾凝欲娶娘子時殺妾於車道口并二女同盡妾無負凝而凝殺妾若娶妻妾自斂跡柰何忍害性命妾訴諸獄瀆怨氣上聞上帝降鑒許妾復讎故來取凝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泣請以功德贖罪鬼厲聲曰妾以命還命足矣乃罵凝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便非堂擒凝而嚙咬拍撲死轉楚毒竟日而去曰未令即死且受吾毒每日輒至啗臂肢體形貌變態不常并搏其二女不堪其苦時有僧曇亮善持呪凝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立糜碎汝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柰何拚義隱賊疑不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上命照臨許妾報凝金剛豈私殺負冤者言訖登階擒凝如初後崔氏李氏聘女遁歸鬼亦不追曰吾縛爾足豈能遠哉凝中鬼毒發狂自食肢體入水火啖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二女亦亡

勸善書卷一七

二

昔鄂州有小將聶都笨田家子既貴欲易其妻因與歸寧斃之於路并殺其隨行婢棄屍江畔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賣花婦人酬以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見之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荅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買人舩寓

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引至一曲巷中。指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項之其妻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都亦恍然莫測也。俄而延入內室。設酒饌。從者亦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然無聲。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血流滿地。問其隣云。此宅久無人居矣。駭異久之。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師與一軍使女有私。因竊以逃。軍使覺之以聞。詔萬年縣尉專往捕。乘適日行數驛。得其蹤。武自鞏縣方顧船而下。懼不免。乃醉其女子。解琵琶絃。絃益殺之。沉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武船無跡。乃已。及武為節度時。得疾甚。忽有一道士至。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武異之。及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升堂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瘵。寃家在側。何不悔謝。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曰無之。道士曰。適在階前。寃死者見其披訴。某初謂是山精木魅。遂加呵責。他云被公枉殺。已得請矣。故來報公。乃一女子。年纔十六七。項有物一條。如樂器之絃。公何言無。武大悟。叩頭請解。道士曰。彼即欲面

見公。公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徹去餘物。焚香。鼻武於堂門內。令清心具衫笏。留一小童侍側。東偏閣內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又以柳枝蘸水灑地。却坐。瞑目。叩齒。須臾。閣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有女子被髮。褰簾而出。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咽下。及堂門。約髮於後。尚武再拜。武驚。慚甚。反袂。拚面。女子曰。公亦大忍。某之從行。雖是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尚可。何忍見殺。武愧謝。請以經功贖免。道士亦為之請。女子曰。吾訴於帝三十年。今始得報期。以明晚言畢。出至閣門。而滅。道士亦謝去。明日武遂卒。

唐建陽縣錄事陳勳。性剛狷。不容物。為縣吏。十人共搆其罪。竟至棄市。明年死。日家為設祭。妻哭畢。嘆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夢勳曰。聞卿言。大悟。然公署不可卒入。明日卿為我入。縣許枉。吾當隨卿報之。明日妻如言。出門見勳。伏劍從之。至縣。遇一黠吏於橋上。勳以劍擊其首。吏即顛仆而死。既入門。勳徑至曹署。以次擊之。衆不能見。而中者皆死。後其鄉人嘗見之。遂為立廟。

唐張易之兄弟，豪橫特甚。昌期嘗於萬年縣街中見少婦，婿抱兒相逐。昌期以鞭撥其頭巾，婦罵之。昌期謂奴曰：「橫馱將來，婿投匭三四狀，皆不出。」昌期捕之，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杖殺之。後昌期常見此人來索命，曰：「吾已訴於天矣，未幾果被殺。」

唐侍御史郭贛嘗構殺宋州三百人，驟得五品，經月病甚。同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矣，有鬼數百隨之，褊體流血，攘袂切齒，皆云不相放，郭公其死矣乎？」一夕，郭忽以刀子自刺而死。時自春大旱，至霸死而雨，武后問司勳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何事？」答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死，三慶。其見憎如此。」

唐侍御史萬國俊，殘忍好殺，嘗奏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不得前，惟連聲呼云：「緩我，緩我，俄而舌出數寸，偏身青腫，穿至宅，夜半而卒。」

唐王悅為唐昌令，嘗枉殺李錄事，李既死，長子忽作靈語云：「王悅不道，枉殺余，余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悅晝坐廳事，忽被拳擊其腰，驚顧無人，既

勸善書卷十七

十四

暮，擊處腫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悅病甚不能愈，求醫於蜀，亦不效，將死之前日，李之男又言曰：「可造數人饌，吾與客至蜀錄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聞悅死，腫潰，處正當右腎，即李之所為也。」

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為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命郎中裴某招撫裴令，桂州押衙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招令復業。樂生儒者，有氣誼，賊帥黃少卿大喜，留宴，悅樂生佩刀，請之。樂生雖自愛，然念欲招懷之，不欲違其意，遂解以贈。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歸，副將與生不相能，誣生以軍中虛實告賊帥，故贈女口。裴大怒，生具言本末，辭色頗厲，裴愈怒，繫之賓州獄，移書式方，厚誣之，請必加刑。式方不得已，將實於法，然亦心知其冤，樂生亦有狀，具言其事。式方令持牒追之，面約使者曰：「彼欲逃避，爾慎勿禁，且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生曰：「我無罪，何逃？若逃是有罪也，既至，式方召入問之，生具述本意，式方乃以制牒示之，曰：「非不知公冤，然無可奈何，不能相救，遂令推訊。生問推者曰：「中

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意，押衙不得免矣。生曰：中丞意如此，吾何言。遂
誣服。式方頗甚憫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公有男欲何職。
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為葬具。生又曰：某自公死，
必不逃，逸請去。桎梏就沐浴，見妻子囑家事。式方皆從之。至時，式方乃登
州南門與之訣。生巾櫛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己。式方曰：子怨我乎。曰：
無。中丞為制使所迫耳。式方灑泣，令厚致酒饌，食訖，召妻子與別。問曰：買
得棺未。可併具紙筆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
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使往賓州取副將某。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
郎中，因舉頭見執刀者，謂曰：我雖公死，爾慎無折我頭。若折之，我死即當
殺爾。其人不信，以常法拉其頭殺之。忽驚覺仆地死。數日後，賓州報副將
以其日黃昏時，暴得心痛而死。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按獄
場宴，勅使忽語曰：樂某汝今何來。我亦無過，索酒灑地祝之。良久，又曰：我
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瘖不能語。昇到州，及夜而殂，而桂州城南
門外樂生死處，方圓丈餘，竟無草生。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十一

十一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少有膂力，使氣好俠，常與輕薄兒遊。年二十餘，方讀
書，學詩，頗為人所稱。道累官至深州，鉞事參軍，生善談笑，美風儀，廉謹明
幹，太守重之。時王武俊為成德軍帥，不顧法度，郡守畏之，嘗遣其子士真
巡屬郡，至深州，太守事之甚謹，盛宴于堂，慮有以酒忤之者，不敢招一客。
士真大悅，至暮，令守召賓，圖盡懽於夕。守以李生為言，遂命之生入見。趨
拜甚恭，而士真之色甚怒。既命之坐，士真益怒，瞪目攘腕，守懼莫知所為。
顧生靦然汗下，不能持杯，有頃，士真命左右縛李生繫獄。士真復懽飲如
初，迨曉宴罷，守潛使人於獄中詢李生，生悲泣曰：嘗聞有見世之報，吾信
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行，劫常徃來太行山，一日遇一少年，鞭
駿驟負二巨囊來，時已昏黑，吾利其資，遂擠之萬仞崖下，驅驟以去，得緡
綺百餘，自此家給，遂改行讀書。任至此，於今二十七年矣。昨夕見王公貌，
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惕，自知死在朝夕。為我謝使君，
敢以身後為託。頃之士真醉，情急召左右就獄中取李生，首來士真，熟視
而笑，已而又與太守飲酒酣。太守從容請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

吾一見即忿激于心不可制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所以然也及罷太守密問其年曰二十有七年矣蓋季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是歎異久之遂厚葬季生

五代時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懷武以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鉅萬第宅聲妓雄冠一時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私養十餘輩人呼為狗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屠兒皆其狗也民間隱事固不知之又有散在郡邑及勲貴家皆執賤役公私動靜無不立聞是以人懷疑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凡有與己不叶及積金藏鏹之家皆捕殺之冤枉之聲盈于衢巷晚年其家常見有鬼數百爭來索命其勢甚惡及郭崇韜入蜀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百餘口少長皆被戮人皆快之

五代時華陽縣吏郝溥因追欠稅戶街判司勾禮禮遣婢赴縣囑溥勿留禁且寬租期溥不從禁其婢租足而放之禮由是恨溥明年縣司分孽百姓張瓊家業郝溥取錢二萬瓊許之街判司追勘勾禮大笑曰溥來也莫望活令司吏汝勲搆成其罪殺之不數月汝勲見溥來索命遂暴卒勾禮一旦晨興忽見溥升堂羅拽毆擊因患皆瘡而死

宋蔡厚厚知鄆州有梁山濼劫賊五百來降居厚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復生曰適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敢為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繫繫貫極為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濯澆即大叫左牽右掣如類絕狀既蘇復澆既澆復絕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遙告拱曰子歸即語吾夫人令急救我我在此粒是理會鄆州一事耳然則誅降戮服其可為乎

宋穆廣神宗時以討瀘蠻功拜衛州防禦使廣為人風義輕財好施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夏主秉常母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然在瀘以勅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迨被惡疾死方疾時彷彿見

所殺者羅立于前曰請償我命廣竟至不起

唐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黥後黥刺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交愛不平偃乃以刀劈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大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印味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跡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兵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左右咸無見者故竟死於陣中

宋蜀州江源縣村毗王盛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為侶據益州授儀鸞使部領子弟百餘人虜掠婦女剽劫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迫在城貧民指引蒙家收藏地窰因掘得一處古藏銀皆笏錠金若墨錠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製尋將指引者殺之負其金帛三十餘擔往江源山窰埋之同理者尋亦殺之恐洩于外也城中貨金銀魏氏子婦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崔募人訪於印蜀之境窵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

勸善書卷十一

十七

其夫及弟謝元穎者將金帛購之二人亦沉於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表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關賊遂棄袍帶逃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煙如窰遂潛往掘看悉皆空笑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寘于法嗚呼殺人取財寃毒滋多不為己用身遭屠戮尚來火煙起處金寶已空常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策名京都授吉州泰和縣尉其母戀故產不之官為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賃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傭價極廉儻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別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岸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于深潭俾為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惶懼無敢喘息是夜逼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于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為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

州訝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與子永隔矣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大富其子年十八學業大進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一莊門扣開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同其言語行步皆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悉如其子問之乃孫氏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謀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因授官遠方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絕類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迴日必須相過老獨心孤見郎君如己子也亦有奉贈努力早歸此子至春應舉不利却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忻然遂留停歇數日臨行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吾子衣服去日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故以奉贈號哭而別云他時過此亦須下顧此子歸家亦不為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

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云此衣乃是吾與爾父所製初燬之時誤遺火所爇爾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為念比為爾勿小恐伸理不達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寃推問果實孫氏伏誅而妻以不早自陳_命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五代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有賈客沈甲者常來往番禺間廣帥優待之令於北中求寶帶甲於洛汭間市得玉帶一條乃奇貨也迴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甲詣衙賜以酒食拉夜放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具聞莫不嗟_闕爾後常見此客為崇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幾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乃以玉帶還廣人

宋瀋州阮教授為胡侍郎館客累年不歸胡曰君在此日久俟消吉當以一婢為侍阮但感謝忽婢知主意乘間尋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房門路邊亮籬若過彼處咳嗽數聲俟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有張十七者負米去確小憩其下偶咳嗽數聲婢疑阮至拋下黃白二大袋張為之驚喜不知所來捨而歸之後婢歸阮問及黃白之事阮

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殞其身。事付忘言。自後張生日富，娶妻育子。其子與阮教授絕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隔溪有李辛四郎者，常以此事誚之。張生恃其財勢，詣有司以別事告之。辛四郎坐獄，遂至喪命。李妻不甘其事，徃陳王祠呪之。一日張氏子歸自門首，見大蛇口吐火燄，當門盤屈，就驚仆在地。語其妻曰：「李辛四郎妻呪我，我將死矣。」言訖而卒。自後此人仍復負之。

宋温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泛海往山東為偽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者，我抱扶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亟命工繪其像祀之。

宋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構其謀叛，詔殺於海陵市。璠將死，與監刑者曰：「為我語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

勸善書卷十七

十九

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汝識此聲否？」乃劉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黥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為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嘆曰：「仁規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云。

宋御史中丞衛公有姪，為性剛戾毒惡。婢僕多被鞭笞以死。後忽得熱疾，六七日，自云不欲見人，常獨閉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叫怒，經十餘日。忽聞屋中瑟瑟有聲，潛窺之，并堂便覺腥臊毒氣，開牖已見變為大蛇，長丈餘，作赤斑色。衣服爪髮散在林褥，其蛇怒目逐人。家盡驚駭，共送於野。蓋性情暴虐所致也。

宋葉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豪宗大姓過惡犯罪者，必籍入家貳。甚者污瀦其室。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資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以牛車竭其魚塘，得人骨頭，顯幾百數。又嘗呼兩匠合大木為巨甃，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殺匠以滅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桀強獷。

之快足以滅族時郡縣皆稱慶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楊遷深道為守方寢夢一吏喏于庭稱索本州崇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沒案要照證公事楊未及荅而寤不知所為始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皆無其事以夢甚明不能自已編詢老吏乃有知向來本末者命檢索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楷書者繕錄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後楊復夢更送案還曰艾大中已罪證明白陰司發落畜生道去訖

唐主弘義衛水人也少無賴羅織善人嘗遊河北見老人每年聚邑人作齋遂告變殺二百人授游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密者差弘義往推乃索大枷夾項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所安仁死又捕其男斬之至沙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種種遭之者斯須氣絕嘗於鄉里求傍舍瓜瓜主恠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令人捕逐瓜苗蹂踐盡矣時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獵吏今有白兔御史後與來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弘義亦流雷州時將小姬花巖於舟中弘義欲偽作勅追花巖諫曰事已如此忍更為不執乎弘義怒縛其手足投之江中舡人救得之弘義又鞭之二百而死埋之江上俄而偽勅事覺使御史胡元禮就嶺南按之銅禁弘義還至花巖死後忽自云化巖來喚我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義叩頭稱死罪元禮怒乃幫殺之

勅書卷十一

十一

宋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及第釋褐廷尉評筌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噪詎我何為略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懼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俟與筌判同去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人謂王未第時家有婢不順使令恚戾特甚頓怒乘間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里閭與一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為狀元就媾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故為女厲所困竟至天

關而死

唐邢璣之使新羅也。還歸泊于炭山。遇賈客百餘人。載數船物。皆珠寶沉香象犀之類。百數千萬。璣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乃表獻之。勅還賜璣。恣用之。璣後夢所殺客。皆持刃來戮其家。心惡之。求幾子緯與王鉷謀反。遂族滅。

唐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馬。腰弓矢。酣醉馳驅。田野間去其居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道。縱馬而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戰慄心動。即匿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窸窣然。生疑其為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一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鞏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值大風雨。迷失故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以別弦致袖中。既解弦。授于劍客。劍客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生急以矢着弦。賊遂去。

物書卷二

二

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為害。爾何疑我。賊再拜謝去。生即趨西廡下避之。又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間。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裳。遂殺妾。空舍中棄屍而去。幸君子為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馬至雒。具白於河南尹鄭。對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遂寘于法。

唐樊宗諒為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羣盜。提兵入里。氓殷氏家。掠奪金帛。賊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麻。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吾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氓。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為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諒而逐者。

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鋪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所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詰其所自。日動詞詢。即收効之。果盜之魁也。於是盡擒其支黨十餘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豈非冤魂之所為與。

唐冀州館陶縣周圭。薄者。顯慶中。奉使臨渝。開互市。嘗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囊盛土。壓殺之。所有錢帛。盡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缺。至歲暮。其妻夢周具說被殺之狀。及所盜物。藏隱之處。妻乃訴之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死。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吟詠。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風月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脩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瑟賦詩。間以謔浪。情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為妙絕者。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惠有色。忽一日。玄機為隣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客。

勸善書卷十七

二十一

但云在某處。玄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捨轡而去矣。客乃玄機素相昵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卧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欺扉。翹隔閭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則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玄機愈怒。裸而笞之。以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杯水酌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權。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泆。言訖絕于地。玄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外矣。客有宴于玄機室者。因洩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于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有求於玄機。不得。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皆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輩。携錘。具突入玄機院。後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北府吏詰之。辭伏。至秋戮之。

宋閩人王基為南豐主簿，感杜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慤諫不聽，終竊携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菜茹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携粥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盃內。命徹之，瑩曰：「去其污處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為嫌，爾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怒，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使食。須臾，聞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至，非我所知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旦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矣。』元粥尚存，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云：「與候兵通，欲實藥毒主翁，然後罄家貲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因病恕。若有神憑之曰：『龍瑩，爾外私而欲殺主，惡念之發，神已鑒之。』陽罪雖減，陰誅不可逃也。」遂厭厭以死。此可以為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漢竇嬰字王孫，孝文帝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為丞相。後免。及竇皇后崩，嬰益踈薄無勢，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甚歡，恨相知之晚。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為丞相，親幸豪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

勸善書卷十七

十一

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狎乎？」灌夫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為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灌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橫，廢夫棄市。」竇嬰歸，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書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辱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耶？」及出，蚡復為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於是論嬰棄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祝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手管蚡，蚡遂死。」

吳徐光常行幻術，於市廛間種穡，粟立得食之，而市肆間賣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驗，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裳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荅曰：「流血覆道，冥腥不可聞，綝怒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作亂而景帝立。」

將拜蔣陵有大風飄物如塵從空中墜縑車上車為之傾頓頓見徐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搗笑之縑間左右無見者縑患之俄而景帝誅縑兄弟四人一旦為戮。

漢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脩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四匹又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與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妾辭欲汙妾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脅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訴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

勸善書卷一七

二四

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告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莊帝畫計殺介朱榮介朱兆入洛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弟三人為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介朱兆購徽以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徽首亦不賞祖仁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鄉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鉅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言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乃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砸切大傷其足鞭捶殺之

宋東海徐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許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曰陳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若汝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曰也於是搗打鐵曰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

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曰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死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曰也。實無罪惡。橫見殘害。我母訴寃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已有期日。我今停於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為設祭奠。且自搏其頰。悔謝再三。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折。舉家走出。秉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母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然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自悼已之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腫。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繼母不慈。猶恃人道。况加毒殺。豈免天誅。為世人者。可以戒矣。

宋劉承節浙西人。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於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

物善書卷一七

二十五

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携麝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之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發篋視之。中蓄銀可百兩。客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仗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眾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給劉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行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具食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鬪而寡不敵眾。并子僕皆死焉。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屍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于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於車前。屈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是必有寃誼。遂辛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疑立。滿地血點腥氣觸人。四屍在穴肢體尚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誅之。

昔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及舡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船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

伏法。豈鬼神銜冤而訴乎。

摩利支天菩薩

宋蘇州有一丘於普惠寺託佛法言人禍福有驗人多稱為神丘嘗有牽二牛過丘前者丘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罪醫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嘆異。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昔目連尊者晨朝出城見一餓鬼泣告曰我之此身有類塊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其禽蟲長時啖食何罪所致目連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餌殺人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

昔建安一商人自杭募二卒荷擔歸鄉一同郡素所識者一居浦城隣卒之所薦者一日昧爽過查賴潭前卒誤仆地捫足呻吟後卒弛擔曰承務可掖而起之商從之卒以刀劃其頸紛拏問後卒以擔柱擊其腦共推而納之江中今所有而去餘二年浦城卒不善養母弟訴于縣卒遇吏於途曰事發矣吾得財起家償命甘心焉吏怪其不荅所問就所言而探得其情申州擒隣卒悉皆寘重法殺人而泯其跡自謂計得矣如造物何。

勸善書卷一

二十六

宋寶祐丙辰有張主簿者罷官歸宿鎮江一寺時天熱月明施帳於法堂前臨階而寢中夜不寐見一婦人循廊而入迤邐行至卧所張方怪之婦人直前揭帳用裾兜糞去揚其身上張大呼而不見臭穢特甚次早偏身癢痒遂生惡瘡逾年而死蓋張嘗學醫誤用藥殺一產婦也。

昔有一衆生嘗被獄卒執燒鐵釘釘其百節釘之既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焦爛不可勝忍因告佛曰何罪所致佛言前世坐為醫師針人身體不能愈病欺誑取財令人受痛而死故獲斯罪。

宋永嘉薛紹慶元二年知真州李子年十五歲在學讀書醫者修合瘡丹用砒霜一塊子誤吞之旋即躁渴急救之已無及父母痛悼悲哭不勝子魂忽憑其母曰二親無用過傷兒前生曾以藥毒殺一人今須當償債幸別無罪孽便託生一統制家為男年至二十當及第二親幸自寬也報應之不爽有如此者可不戒哉。

宋知江寧縣葉義問字審言前任錢唐知縣日適兵火擾攘之後有訴虐人南渡時本鄉百姓一十三人殺其家老幼七口劫取財物縣中捕之盡

獲其賊未至縣路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一人不承葉念十三人中
十二人已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私欲出之是夕夢一兒云知縣所欲貸
者乃是前日殺某之人及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既覺引囚各令具所殺人
老幼形狀獨不具此小兒葉乃問不承者曰殺小兒者是爾何可諱也因
乃垂涕俛首伏罪案遂成皆殺之

宋當塗外科醫者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疽其門首畫樓臺為記以故得名
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深水縣蠟山富人江舜
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
療旬日飲食悉如舊精神殊不減惟卧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痒徐曰
法當潰膿膿出即愈是夜徐以鐵刺其瘡探紙長五寸許點藥挿竅中江
隨呼痛連聲漸高徐曰當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紙膿潰痛當立定
江之子源大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為少今夕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
得之江族人元綽亦在傍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後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然
擦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漸低徐方詫為痛定家人視

勸善書卷十七

二十七

之蓋已斃矣膿出猶不已不經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
我我固不是爾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而死二子隨母改嫁自此其家醫
業遂絕

宋郭文慶之舅偏體害瘡痛不可瘳而不曉其故文慶以問通悟大士大
士曰爾舅前生以針為醫不善其術誤傷於人此其報也

宋張郎中景晟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逾疆仕為屯田郎
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京師忽墜生於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鼎者專
治瘡瘡求視之乃取非藥傳其上既而苦楚尤甚後雖復注以善藥而痛
不能已數日而卒沉困之際但云仇鼎殺我死必訴於陰府不汝釋也月
餘仇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
有狀相訟可往對證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又緋者曰奉命相
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惟哀祈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衣
緋者又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即不見兩印之處就腫
潰膿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仇蓋知張之囊橐殺寶欲先以

毒藥潰之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不期竟斃不祥鬼之來獨鼎見之左右但見紛紜號訴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以藥增其病使困而後治欲取厚謝因而致斃者衆矣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心庶幾乎可戒矣

宋景炎中湖南顧氏舉家病疫招醫者孟全父用藥顧惟一妻一女其女與孟心目相許而無間孟語顧妻曰病亟矣不早服藥且至不治遂與女通孟謀殺其父母與為夫妻女曰不可願得父母病愈請於父母而適君父母既愈女請曰非孟醫父母病不起今家負無以酬其藥費之費孟家道豐隆且日有利源願託之終身以任仰事之責父母疑之不許女恨成病父母不復招孟而他招淹淹病甚數月而死逾七日孟亦以瘵疾死女死七日胸腹尚溫未斂而甦曰被追至官府問與孟醫通姦謀害父母情由當以實對未幾孟至所供詞同官與吏議孟行姦謀殺兩人惡念既發雖未殺人與殺人同即命斃刀山鑊湯等獄備受諸苦經百劫永墮畜生顧女雖有愛父母心而與人私姑免地獄之苦可發畜生道中更十度為母猶復生女身為娼妓冥官令我暫還說此報應以警世人言訖遂卒

勸善書卷十七

元元貞乙未龍興梁清則家病疫招其鄉巫者醫治居其中堂設壇降神因行不軌其家婦女不以長幼良賤病否皆遭其汙清則罔知二孫覺焉巫投以毒劑而死清則妻病中念其孫甚恨巫復以毒殺之清則病愈巫獲其厚謝祭神於家巫忽在空中倒懸歷歷自言其過口吐惡血二時許忽霹靂一聲震死

宋圭康侯為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咩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忽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打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已平復但情悃不樂醫者以為有痰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以為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進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民自舒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察知鬼神幽闇之事迹道士為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留不結案事故致此康侯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事蓋是宿生殺人受報也

昔魯思即女年十七歲一旦臨鏡將糖鏡中忽見一婦人被髮徒跣抱一

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頓仆父之乃蘇自是日日恒見積冬其家人皆見之思鄙自問其故荅云妾楊子縣民之女性歲建昌縣余錄事以事至楊子因聘妾為側室歲餘生此子君女即其正妻後錄事出旁縣君女乃投妾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陰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鄙使人馳至建昌驗其事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遺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褚氏厲愈甚且驚悸以至於卒

昔蜀郡涪郡二水相會旁有牛山山之阿井邑繁衍邑之吏苟信蘇珮所居比隣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珮以深刺信以廉節珮以貪墨信以凋儻珮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珮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珮以脅肩諂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珮待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而儉用珮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珮以己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珮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為賢以珮為邪且以珮之敢為而不敢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間鄉老周同

舉首視衆曰泰有二水曰涓與涇一濁一清皆赴于河發源既殊波蕩不返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珮乃面頰發赤投袂而起曰苟若是渭珮是涇矣珮與苟信聯事而切隣珮之所為惟信熟知今信播揚珮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喻珮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是珮每見信必睚眦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仇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倘苟信子儀真之便且將殺之次年春祈蠶行樂明能與儀真並行江澗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恃力推儀真隨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浪花間儀真忽見梓潼帝君勅二江龍來拯已而轉明能于淵儀真及岸會珮見之蹙裳而往復取儀真擠焉旋為儀真牽挽而入又見帝君命江龍曳珮之足沉焉儀真得無恙珮父子相繼溺死善惡積于躬而神之報應如此可不懼哉

宋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郡守秦公合樂會客李微服親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秦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被殺其罪同獄有

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金素善訟。為吏畫策。命取其素及條令。反復尋索。且代吏作問。日以次推訊。皆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即與南金為計。引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姊師尹。往德興謁經界官王昺。宿于香屯客邸。夜中驚覺。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亦不省。但唯中介介作聲。對走出。喚隣室人同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姊曰。惡事真不可作。曩者救急為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不負汝命。今汝當償我。便取大鐵盆見覆。故不能出聲。後得姊救。乃曰。更後十年還我命。非姊見救。真以魘死矣。又十年果遇蛇妖以卒。

宋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繞。莫測其由。不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于地。徼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左右曰。我張頰承節也。任某坊內。幸為儼人昇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盜呼醫傳藥。累旬方小愈。家人叩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猛爬搔。則又腫潰。愈復痒。如是三四

物事言卷七

十一

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證付藥。可立愈。張伏僕為導。亟訪之。杜生孱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臧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柱。各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為主翁所擊。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許。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懇白主翁。乞許爾母子附舟入京。猶得後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屍槩瘞于水次。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顏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能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恸。曰。孤困異土。兼乏裹糧。進退無路。不如死。遂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既殞於非命。復痛妻兒之不終。許諸幽府。許報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彼父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我

方欲西樂何為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書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為解擇。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灑掃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座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華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為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捨。有司固不可得。而疆無用藥為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曰。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漉漉然。後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即墮墜于地。頭縮入項間而死。

宋三河縣有老父。頗知書。以耕桑為業。宣和乙巳歲時。年已六十餘。一夕驚覺。而覺戰慄。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為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漣。為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一孫。携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路。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見。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鞭馬逐之。至其前。乃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真也。

宋嚴州淳安縣一富家翁。誤毆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為大姓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為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為人弟。弟即具牒將詣縣。方君固與富翁善。諷使未祈已。謂曰。此我家僕。何敢爾。當諭使止之。彼不過薄有所覩耳。為喚僕面責。且導以利。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千與僕。別錢三百千為方君謝。纔數月。僕復宣言。翁又詣方。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縣懲治之。翁懼泄。乞但用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信。倩市漆二百斤。倉卒不能辦。翁幸為我市。當輦錢以償。翁曰。蒙君力如許。茲細事。吾家故有之。何用言價。即如數送漆。明年僕又欲終訟。翁嘆曰。我過誤殺人。法

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拒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為鄂州蒲圻宰白晝恍惚於廳事對羣吏震悚言曰吾知翁必來我隻取翁錢而竟速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談仆地而卒吏以所見白之始知其冥報云

宋梓人婁氏為富家上梁畢歸至半途醉卧田塍上衣物皆為人竊去猶未醒偶田傍有枯木丈許或戲以其腰條繫木上婁夢中輾轉墜膝下木隨壓之面仆汙泥以死官擒兇身莫獲有曝其寢衣者婁之子訴其殺乃翁竟致極刑先是繫條者執役于推吏之家以探消息事竟一日偶為吏浚去垢謂吏曰君平日治獄有寬乎曰無也因歷告所以吏大驚以數十千俾入廣為商數年不如意歸至南雄遇吏以他事黥配浚浚之際忽見所誣死者側曰我今却得與爾辨之矣二人心甚悽泣別不數十步回顧吏已為虎嚙去其人至家亦以狂躁赴水死

宋建寧府政和縣尉柴迪功者一日獲強盜四人遂與弓手議曰若得七

人可以改官弓手乃云某廟有丐者三人病垂死若取其首作拒捕斬獲可以乞贖尉從其請遂得改官自後凡出巡更不敢經由廟界一日得替還鄉得到廟前尚一里許忽見三人無首立於其前驚惶墜車因得疾到家而卒

宋季中和為秦州都監好出遊後者苦之有一軍校方食間聞欲出怒曰得速死為幸中和子告父云某人罵爺命死中和問之不伏有妾自屏後呼曰官人為將奈何使軍伍罵遂縛送府秦帥斬之一日宿逆旅中夜有一人呼曰某人來矣乃所殺軍校也明日神思恍惚語人曰鬼斫我頭遂得瘡疾而死其妻及子皆相繼以疾亡

宋洛陽民李氏與陳氏爭訟李氏為秦府幹挾勢力歸曲於陳陳翁死于獄經數歲李之少子在田間為一白犬所斃持杖逐之犬還走入李氏之堂忽不見是夕陳翁託夢於妻曰我抱冤憤歷年今訴理得直故來報汝明日可為我設奠以賀妻覺而悲泣如其戒未幾長子入李山擺搯拙李適在山下聞丁丁聲越視見之取巨槌奮擊曳至平地又使僮僕力痛搯

冤報
不與

肢體無完膚即死。李乃命斫竹數束，置於榛莽間。揚言曰：「陳持刀為盜，與之格鬪而死。監鎮官汪杲驗其屍，具以實白縣。李生繫獄亦死焉。乃昔歲陳翁絕命處也。」

宋淳熙五年，丹陽縣市一婦人為盜所殺，沉屍於河。府縣捕逐甚亟，會稽姚仲文作尉，自以失職絕憂之。有兩弓級素能搜跡，姦隱名蓋其羣。銳以求盜自任。先是近舍少年常出入婦家，忽往淮上。兩弓級心疑焉，言於尉。丐引帖同渡江，至揚子橋，與少年遇。與同邑里素相識，乃邀詣道傍店中，買酒與飲。酒人持陶盞四隻，設于案。弓級曰：「吾輩兩人共請一客，何四之有？」酒人指下坐曰：「此女子既在席，同飲何害？」兩弓級驚愕。少年獨慷慨，於是詰之曰：「本縣某婦人死於非命，豈爾為之？」故冤鬼相隨不捨。少年曰：「冤鬼今日遇我矣，更復何言，就縛而歸，伏其辜。」

唐裴光遠為滑州衛南縣尉，有卒王表喪妻，遺一子稍俊異。光遠悅之，欲取以為己子，表不從。光遠銜之，使表於南曹勾當，遣人就路殺之，而奪其子。後光遠得病累月不差，每見王表來，曰：「爾使人殺我，而奪我子，我訴於天。」上帝許我復讐，故來取爾。光遠析哀竟不免，遂死。

勸善書卷十七

十三

唐高駢為西川節度使時，削軍廩以自養。軍亂，監軍解之，乃定。駢乃開府庫悉還之，而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有一卒婦方踞床乳其子，報至，婦曰：「我知之矣，且飽吾子，無使其飢死也。」及就刑，罵曰：「爾奪戰士食，而又淫刑以逞，我死當訴于天使，爾鬪門如我今日也。」言訖而死。後駢為畢師鐸所囚，嘗見鬼來迫之，且有屈服之詞。求樂果被殺，舉家不免屠戮。夫為人將領者，當與士卒同甘苦，何忍剝削以自奉，而反擊戮之耶？禍之及也，宜矣。

宋朱浚明陽翟人，早年中第，輒仕宦不達，每起怨歎。遂設醮，憑道士奏章自訴，忽得紙尾上有十六字，若篆籀不可識。浚明問何仙姑有道，畏糧往見之。仙姑盥手燒香，曰：「此天篆也，不須問。且亟歸家，浚明苦叩之，曰：『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浚明到家即死。」

宋鄱陽縣人方禹為郡吏，與凶子楊五有隙。楊從事於駟廄，禹每為所凌。嘗因酒酣相值，即執其裾，禹度力不能敵，卑辭請命。楊弗顧，曳之於地，恣

行箠踣傷已甚。傍人勸諫，猶溺之，不釋。衆昇禹歸家，困憊殆絕。謂妻子曰：「我與彼有宿世冤，今為所毆，萬一不起，坊勿訴于官，呈驗吾屍，空為羞辱。但真紙筆於柩中，自當理諸上蒼。」言訖遂沒。妻子恫寃，如恨，不復彰聞。如其言以葬。楊自以為得志，愈肆兇虐。歷數月，當秋末時，日正中，見禹從遠來，二鬼隨其後。俄至前，叱楊曰：「爾無故殺我，我赴愬於幽冥，蒙助我二使，共來捕爾。楊欲走，禹捽其髻，鬼又從而擊之。楊哀叫謝過，禹曰：「當爾苦我時，其荒窘之狀亦如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豈閒言語，所可救解。路人過者，見楊垂頭，誦誦往復自語，且以手摑面，流血不止，為報其家來視之。尚能道所遇，項之而死。」

宋江東兵馬鈴轄王瑜，故清遠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刻薄，不知義理，居于達康營。道人嚴真于家使之燒金，怒其跌宕失禮，多所求索。誠親校飲以酒至極醉，揮鐵椎搗其腦，殺之。婢妾小不承意，輒褫其衣，縛於樹，削蠟梅枝條鞭之，從背至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夾兩頰，而加訊杖，或專搯足指，皆血流。至於墮落，或坐之雞籠中，屢以重石。暑則燒炭，其

傍寒則汲水淋灌，無有不死。前後甚衆，悉埋之園中。妻鄭亡，妾何鶯鶯亦殘忍，濟其惡。專房擅愛，偽作正室。一日他妾李道撻委頓，瑜摔付後院，自高鎖其戶。李氣息僅屬，心念此家殺人多矣，何得全無報應。便恍恍若有值遇，門忽豁開，天尚未明，負痛徑出，謂主人見之，均為一死。暨過堂門外，門九三重，皆無人，遂奔歸其家。瑜方覺，遣卒雜運追躡，李父挾女詣府時，總領使者趙從善攝府事，聽其訟，呼廂官徃究驗，得兩夕前鶯鶯手殺一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輩監守瑜，而執鶯鶯下獄，鞠治盡得衆屍。於是械繫兩人而上。其獄詔削瑜籍，編置朱崖，鶯鶯杖死於市。瑜至萬安軍，亦死。元，至元辛巳年，廣州黃同知夫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晝夢，夢吏執文引從，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捕之狀。一人曰：「此非也。」遂捨而過對榻揭帳，曰：「是矣。」夫婦覺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我招安時多殺無辜，今皆至矣。逾日而死。

宋東都張負，外富甲都下。二子，長曰文，次曰武，文愚而武慧。文常程飲食外，端坐無為。武交接時貴，負外藉以應酬，門戶而受用亦榮。負外語妻曰：

文愚如此。何能主持事務。妻曰。當使之歷涉世務。負外曰。善。華州張客公。錢三千貫。本息計若干。逾期不償。令之往索。往返亦三四千里。庶幾其略。更事明日。出給資費。呼文遣之。文足病。莫前。僅請顧馬以行。至馬坊。見一大白馬。羸瘦。草具羸惡。一小烏馬。精健。并豈豐美。文問故。荅曰。白馬驚鉞。顧者必。烏馬駿快。顧者多。故也。文因自歎。顧烏馬以行。得達華州。張客如數遣人送納。文仍歸。至前所顧馬坊。惟見白馬。問烏馬何在。曰。以駿快奔逸。折足死矣。遂顧白馬以歸。父母見其舉。錯言語。非復前時。大喜。文因訴道途險阻。具述顧馬往返之由。武謂其擬之為烏馬。且幸其蚤死。忿見顏色。文乃白父母。不顧。分家產。顧出俗為僧。否則自戕。父母強留之。不可。乃令出俗於白雲寺。明日文至。纔坐。長老曰。常日為客。則坐。今為行者。則有禪規。叱令侍立。名曰通慧。令之掌厨。極其勞苦。文安之。負外使人督長老。請文者。日夕相繼。長老亦令人百端導之。使歸。皆不諾。嘗令供飯。藏髮搭甲。內置於飯中。怒其不職。令之掌厨。文又安之。長老如廁。見盥盂內有魚鱗。杖之十二。文洗濯。更水益勤。明日復有魚鱗。復杖十二。文念。歲杖廁側。

潛立以俟。廁側墻缺。有路通外。見賣魚者。沃於盃中。文逐之。至階下。擊之仆地而死。文寤。即奔華州。欲投張客家。至華陰縣。恐人測其跡。遂投總持寺。先一夕。長老夢迎新長老。明日文至。見其端重。遂為披剃。在寺二十五年。為長老。又八年。夢一黃巾人來曰。從東京城隍司來。明日午時。為有冤對。來問長老索命。我見長老有德行。故私相報。若善迴避。或可免也。文旦鳴鼓集眾曰。三十三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眾問故曰。午時當自知之。端坐至期時。張丞相浚統兵來陝西。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瞠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候三十三年矣。卒愕而容稍和。文曰。今償汝命。卒曰。適相見。意欲相害。不知前生與長老有何冤對。文語以故。卒曰。冤報何窮。不如解釋。持矢疑然。視之。立化矣。文呼曰。既是解釋。尚不明白。分付。卒復開目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傳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文曰。壯士去。我即來。取筆書偈云。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魔障。壯士既已前行。老僧只得趕上。書既畢。泊然

元。至元丙子。贛州寇黎八。嘗與同輩數人行劫於撫州樂安之境。夜立於道側。俄有數人負衣物以過。黎八殺而有之。越三年。黎八與一同輩過其地。語之曰。吾某年某夜於此殺數人。得物若干。語未既。忽數人迎與語曰。向來殺我者乃爾也。吾候於此三年。莫知為誰。今乃得爾。遂羣聚搏之。黎八仆地。其同輩亦驚仆。後有行人至。呵之而甦。黎八竟死。

元建昌新城縣劉聖仲。以至元戊寅尹本邑。邑人蕭雷龍。遭事累。逃于福建。劉募人捕之。繫于獄。邑人皆憫之。獨劉與之有隙。因同官皆公出。殺之於獄。未幾。劉隨本路程府尹赴北。艤舟小孤山。時天熱。皆徹篷而卧。衆見一人涉水來。劉認其是蕭。大呼而不見。遂得疾。逾日而卒。卒之夕。劉之妻夢劉歸。蕭之子亦夢蕭曰。畜生。吾已得報其寃矣。既而計音果至。邑人饒九峯有詩云。塞鴈啣哀一信通。家人驚怪夢歸蓬。玉驄不憚穹廬遠。金虎無緣擅帳空。萬里遊魂。秋夜雨。九原寃鬼。訴秋風。老天不放生還客。淚濕香閨闕袖紅。

昔有一商人入蜀。與一富商同舟。一日晚。艤舟江滸。從僕皆上岸。此商欲

圖其財。見富商在舫。舫盟手。遂推之於江。富商急以手拿舫舷。乃持刀斷其五指。遂沒溺以死。席卷其財。歸成大富。一日夢富商來其隣家。遂驚而起。遣人視之。果生一男子。乃命育之。給以乳哺之資。至五六歲時。收歸其家。撫之猶子。每日恣其所欲。及冠。忽嗜飲博。無所不至。一從其意。日輸累萬。亦不較。如是數年。一日多敗。及晚。猶欲索錢。主家語之曰。今日輸已多。尚有來日。其子憤怒。夜持刀殺之。主家舉手捍禦。五指俱落。得左右人擒住。幸得不死。主誥之曰。汝前生為富商。我與同舟。圖汝財。害汝命。續夢汝托生隣家。我撫育汝。自少至長。恣汝所欲。總而計之。亦可以還汝財物矣。今又傷我五指。亦足以還。但所欠一命耳。以我財力。真汝于官殺之。不難。又恐寃寃相報無已。今放汝去。更隨汝意。取財物。遠適他郡。別置田宅。解釋寃仇。其人遂感謝而去。

宋淳祐癸丑年。瑞陽有陳其姓者。謀殺一販生藥商人。席卷一舫生藥。蓋與商之僕共圖之。歸則聞張藥局。過發賣之時。解開藥裹。則見所殺商人之頭在內。裹裹皆有陳大驚駭。一躍而亡。

宋丙寅年間袁州有僧俗姓王氏隨劉倅官于常武干倅奪一禪寺住持先是此寺之僧皆竭貲舉債以圖之住持未久而遽遭奪寺僧思前費已重後顧無償於是又經營三百千貼之王僧志在強奪堅然不允寺僧憤鬱遂自刎王僧席卷寺中財物而歸途九渡水之時即見死僧隨其後到鄉歸院每覽鏡必見死僧在肩之左右於是不敢用鏡廣燒香楮以祈平善越數年王僧左肩患一惡瘡如盤膿血不乾竟斃

宋陳十四妻嘗溺死一子後有娠當分娩忽夢一老嫗携一小兒來取命須臾嫗曰我且帶去爾却後來至歲除日坐蓐胞衣中斷惡血衝心隨即殞絕

宋廬陵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下買猪暗中忽望見正丙岡趙宅門子携尖刀以行更十數步忽聞田中叫聲近前視之則已殺死一人矣遠望見有一家燈光彭屠心思曰明日必累火光之家次日官司檢驗果累其家其人繫獄不勝苦楚遂誣服官議棄市彭屠見其臨刑私自謂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爾知吾當托生爾家以報此讐越

勸善書卷七

三七

一年彭屠生一子慧黠異常兒年十二即自操刀賣肉忽趙宅門子來買因小爭揮刀殺之彭屠心思向者之夢驗矣其子出官招伏殺人罪會度宗登極大赦改元免死又經一年以疾卒彭屠哭之哀忽夢其子謝云吾生汝家本為報讐今讐既報矣吾死毋庸哀也

宋秀州胥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囚罪當杖被勢家用錢賂之法外凌遲至死後儀以罪廢家貧羈衣百結又充工儀案貼書寃死之囚魂常隨之陸在司中寫發每遇陰雨常見立於前陸語之曰爾且去我自來自此精神恍惚後至數年遂飢餓而死

宋吳公源有一家居甚僻靜適一高販者獨行到彼昏黑不可前進遂投宿焉主人温存甚至問知其為他處人又有所賣中夜父子相與謀殺之而有其物乃藏其屍於路下水田內田既自耕人無知者舊實寒窘至此稍温數年之後夜夢死商來及曉庄頭忽報牛生一子牛長而健有力主甚愛之餽飼勤至暨壯以耕水田牛忽奮怒角觸其主口鼻流血數日而亡其家遂敗

宋李好義當寧宗開禧初為興州正將。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及吳曦蓄異謀，好義與長史安丙等共誅之。時好義惟幼子植留家，眾以曦事爭冒功賞。楊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好義集于安丙家，主喜後至，心懷衷謀，欲害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驍醉，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泄，而昌國適矣。既鱗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寃之。號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殞。

宋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有曹生者，以宣義郎攝幕府事。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皆曹處其事，不暇細問。以是論功遷正郎，後為廣倅。公宇傍有僧寺，每報衙時，其家婢媪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有數人坐葉上，見羣婢亦不去，問之，則曰：「來問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為四路，尋求通判，令我六人先到，未幾曹果死。」

勸善書卷上

三十一

昔長安城南有僧乞食，一女子採桑，謂僧曰：「東二里王家設齋，僧赴之，果然。主人異之，僧言女子指示，主人乃隨僧來覓女子，問何以知，女子猶在桑，乃盧倫女也。見其來，亟歸閉門不出。主人自外問曰：「我家做齋，汝何由知？」女大言曰：「某年月日，販羊胡父子安在，主人趨出，不敢出氣，毋問之。女曰：「我前生乃夏州販羊客，夜宿此家，被將我父子刼殺，我遂托生為其家兒，聰俊為父母所愛，十五而病，二十而死，醫藥之費過於所刼財物，今又為我作齋，然我父命未償，終不可免，未幾主人果死。」

宋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為祖翔枉殺，死魂無歸，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已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以死論，冤有所自，非祖而何？」某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魏司馬懿功業日隆，又殺大將軍曹爽，姦宄之跡稍彰。時王凌為揚州刺史，不能平，以楚王彪年長有才，欲奉之以誅懿。兗州刺史黃華以凌謀告懿，懿自率軍討之。凌不覺其奄至，窮迫出迎，懿遂凌還京師。凌至項城，過賈逵廟下，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唯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三

族皆被殺其年懿有病白日見凌及達來為厲因呼曰妾雲緩我遂卒。
魏夏侯玄學太初以才望為司馬師所忌殺之。玄宗族為設祭見玄未靈
座脫頭置其傍悉斂果肉納頸內遠自安頭言曰吾已訴之上帝司馬子
元無嗣也既而師死無子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司馬懿泣曰我家傾覆正
為曹爽夏侯玄訴寃得理故也。

昔湖南帥司有郭太尉者怒童不職律以軍法明年其夫人夢童泣訴曰
童有罪而太尉殺之然服役之業未盡職於太尉之門陰官俾吾復生門
下翌日馬生駒越數歲毛色異常善知人意郭乘之以迓陳帥馬奔入帳
門不能制陳怒斬郭人以公法泄私怒可乎。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為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
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冥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
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寃死之民立於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束擔出城
鬼隨之不置夜宿龍山邱中暴卒。

元至元丙戌間臨江新淦縣鄧樟林與里人爭訟于官時傳山雲與鄧厚
說鄧以財賂殺里人於獄逾兩月山雲病狂而卒卒之夕山雲舊識劉其
坐于龍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紐二卒押過劉連呼逐之不及而止到
家乃知山雲於是日死矣。

嘉言

○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窮凶極暴人怨神怒○酷暴不已旋踵而亡

○殺害之罪能令眾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更相殺害或自殺教殺聞殺歡喜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肆情殺害枉天無辜如是怨對無量無邊

○彼死於枉我償其枉是我殺人乃所以自殺也○殺戮無辜結怨成業○殺及無辜未有善終者也○持心好殺死入九幽地獄

感應

宗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羞老弱子以首級為功時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聞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見吏抱文案併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委知縣斷此王韶公

勸善書卷之十八

事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多負債及富貴而債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邪韶快然不悅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日家集菜脯內蘿蔔數十莖忽起立湏臾行於案上眾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操食之登時嘔吐明日遂死季子寔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為韶用兵多殺之報

唐衛州司馬杜基嘗為洛陽城尉知捕寇時洛陽南午橋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基坐廳事忽有一人為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殺午橋人家之賊也故來歸命嘗與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燒死者故得人不疑將財至城舍於道德里與其伴欲出外輒坎珂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圍大者如鉢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因此志有小火直入心中焚其心腑痛

熱發狂。因為諸火遮連。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賞。及財物於府殺之。

唐李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荆南。至沙頭。傳舍早飯。將去驛吏曰。此路不可行。前去八九里。兩山之間。小溪之曲。有庖害物過者。所傷甚衆。由是行客斷絕。多由山後路。雖少迂然。而無患也。儼素剛正。曰。吾銜王命。而避庖何也。乃鞭馭而去。未八九里。小溪岸上。有庖躍出。至儼馬首。庖反入草中。聞其言曰。幾傷故人。儼曰。君非李微乎。曰。是矣。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居場屋。十餘年間。情好意愛。相得甚歡。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若飢者之欲食。渴者之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君自匿於草莽中。不出。豈故人相遇。曩昔之意也。庖曰。吾已為異類。使君見吾形。則心恐。而且畏。則當惡之矣。何暇念疇昔之舊哉。然君無遽去。得以少盡款曲。乃我之幸。儼曰。我常常兄事君。願展拜禮。儼乃再拜。庖曰。吾向與君結平生之知。今至此尚敢避

勸善書卷十八

辱而不譏於知者乎。吾自登第後。以家貧。將求選資。念友人客於荆楚間。乃將謁之。抵襄陽旅舍。忽爾臥病。始恒苦食之不足。時有寒熱。凡日數食。亦不知足。至暮則昏。暗戶外。時聞有人呼吾之名。一夕發狂。走山谷間。不覺兩手擎地而步。已而視左右。股有班毛。以手捫面。亦有毛矣。是夜宿巖下。次日渴。乃飲于溪。溪水清可鑑物。見吾形。乃庖矣。吾乃大慟。不成飲而去。欲迴則不識故路。又以飢久。亟迫見一人。俄然負於路。乃揄而咀之。立盡。自是見寃而超者。翼而翔者。羣而馳者。皆搏而嚼之矣。尔來居此。不知歲月之多少。近日此地絕無來客。久飢。不幸今日見屈於長者也。儼曰。君今庖矣。而人言何也。庖曰。吾身雖獸。而心甚明曉。儼曰。君久飢。儼與君有舊。君不忍傷儼。有餘馬一疋。留以為贈。如何。庖曰。吾乃欲友人之俊。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籃中有熟羊豉斤。留之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君去則留之。庖曰。適見於導者。挈紫囊。此必印也。相臺清峻。今喜故人居其地。今君乘輅出使。我方與熊豹輩。跳躍溪中。思向與故人跨驢頂蓋。並遊異俊間。不可得也。庖乃仰而呼天。俯而哭地。久之。儼

勉之曰事亦偶然無苦自恨也儼曰君有人間事可相託者恙言之無外也庠曰吾身至此人間事無他禱矣然有小憾須免侍者矣吾向臥病走山谷僕乃盡挈我囊裝而去使吾妻子餓凍勾於道路君獨不知來君使迴求而少振之則友愛無所棄也儼曰此無所惜矣庠復曰向有一婦人跨馬過此吾搏而食之有銀握臂吾銜至於溪曲流水下上有小木斜生蔽水處是矣此去不過百步君過則取之遺吾家也吁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然今日吾逆行倒施爾吾常著文數篇惜其不行于世儼令舉而聽之儼大稱賞乃命左右取紙筆錄而收之庠復曰吾欲為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攄吾憤也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氣共相高我為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輶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偶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庠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嘆之矣若

勸善書卷十八

三

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常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會吾因醉一家數人盡殺之而去此為恨爾庠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馬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所稽滯王程願與子叙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莽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儼乃於溪下得銀乃上小山立馬未定見巨庠躍出蹠石嚙木大乳聲震林木儼使回乃由他道去

漢王宏字長文靈帝時為左扶風與王允俱就徵下廷尉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晉阮放字思度成帝時求為交州刺史行達靈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頊

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以時暴發渴。見寶為崇。遂卒。

唐路巖字魯瞻。懿宗時坐事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鬚髯。至新州。詔賜死。別取喉上有司。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別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五代薛文傑。閩王王鏐時為國計使。謀害樞密使吳英。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鏐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薛文傑。乃進。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去。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不至。軍士踴躍。磔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鬻食立盡。明日。鏐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鏐造檻車。以謂古制。踈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

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內有寺主。共都維那有隙。遂殺都維那。鮮為十二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久。遂告別駕楊安。共來驗檢。都無踪跡。別

勸善言卷十八

駕欲出。諸僧送別駕。見寺主。袈裟左臂上有血點。別駕勸之。寺主云。當殺之。意不着。袈裟。今有血點。是諸佛菩薩示為。竟伏誅。

宋胡待制奔陟。帥廣東憲官車。呂以帥頗有抵牾。時相誣告之。遂制獄鞫焉。呂安希中時相意。逮捕干與者。滿獄。胡竟無一事。官民皆寃之。乃死於獄中。郡民相與偷賻。贈建道場。致牲牢者。不可勝數。呂方坐決事。忽聞鍾磬鏡鼓之聲甚喧。使人問之。則曰。胡待制靈柩過也。呂方心悸震動。即有吏持門狀至。曰。胡待制祇候。胡乘軒隨之。以入。至吏卒輩。皆見之。呂倉卒為束帶。見馬。胡曰。某無罪。為公誣死。訴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獄。言訖。俱不見。一府為之震恐。未幾。呂果死。

蜀郭景章。豪民也。回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背入腦而死。安有男。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職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流血不絕。或時親趙安。瘡透喉。遂死。

宋饒州吏人盛珪。因盜用官庫錢。事發。孳妻子避地。餘干之金坑。寄跡於市民萬二十四家。乃聚小童讀書。以自給。建炎。康成妖賊王念經。蕭聚旁。

邑狂僭稱尊步市之人皆竄伏山谷萬生殺賊中受其官職拜窮悴飢權
值其擁衆游獵自謂故舊可託出而迎拜萬叱而擒之斷其首揭於竿上
持示賊詐云殺獲官軍謀者及賊平黨與多誅萬獨漏網紹興辛亥上元
日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社甲為佛會攘除凶災且薦檢遣兵而死者萬
預焉輩畢還家中途大叫言盛都院領人共打我呼親走報其母妻且扶
掖以歸在室跳踉若格鬪狀中吟甚苦仍不絕聲母妻視之則無他人意
為醉耳為其戶而出夜半其聲始息明日入視死矣褊身青痕燼瀉蓋冤
鬼報仇云。

宥宿遷大姓尹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龍廟大酋之黥獲祖
宗御容與宮闈諸物真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
從求貨弗應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質於是
諸尹皆棄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為丞助之謀者補右列後避虜禍邑人
多播徙京只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輩閱市朱之子從龍亦六七歲
見壯卒五人著青紫袍長弓挾矢顧而怒憾當通衢欲射人周郭趨入酒

物善言卷一八

五

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密以告乃出窺之皆相引從西去諸人飲罷過南畔
小巷到一隙處馮向者五卒正身發鏃中周郭之胸同行者了無所覩二
子即稱心痛仆坐不能起衆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腸膜見
五臟月餘而死。

宋隆興府新建縣屠者信生居城外嘗有外間女子過門呼與語談至後
舍刺殺之刎其首夜舉戶投江中而以鋸屑糝頭血納諸行卷旦持入城
蓋素與某家有仇將寘于其門為誣汙計既而不果復攜歸首已臭乃伺
隙處拋於道側適一小兒在傍認為人首亦不敢明言邏巡者見之白于
官府命三排岸究緝女家訝女出不反聞其事亟往視哭訴哀切三排岸
者一為宗室不釐務獨潘忠翊任責旬日不得賊踪始有粟七官人者善
邀喚紫姑神試往扣啓得詩曰木屑填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縈心首身
異處分江漢三七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尉司兩弓兵過彼處逢小兒說所
觀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為誰其人向西邊去尚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
行不百許步望信屠在門切肉指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衆買一猪賽

福倩汝提屠刀為一往辭以不得殿兵強之乃遂而色已動語聲低怯遂叱問之曰殺女者是汝乎即拱手承服執縛送府使掩尸於江尚未全壞計始行兇之日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宋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極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臥病有發語於冥暗中自言為亡妾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急錢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起生以贖妻過妾答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許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宋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錢錘其髮使相觸有聲稍怠則杖之或以針籤爪使爬土或冥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詰縣許縣檄尉檢尸小婢出呼曰床下又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癡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葬為野犬齒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

唐涇之北鄙有農人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寶曆元年冬夜有二盜踰墻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支吾而室內衣裘挈之無孑遺安國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回叫有賊登時為賊射應弦而斃安國問外有二驢紫色者亦為攘去遂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俄而何七之竟登房門而蹶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兩痛者永訣父娘耳遂寃泣久之隣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為雪涕曰勿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國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踐踐狼籍安國率歸徧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當贖償以購不爾吾將詣官馬里中若往視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逆不虞至此亦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詰所從回驗契書其一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省何七所謂及詢名姓皆回遂縛之曰爾即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追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殺遂北窺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

亂舞紛紜相迷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糜網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曰
踪跡之半徑來至此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宋高安村人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為設
齋三日有里中兒方耕忽見一小兒謂之曰我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
齋吾與尔同住食乎里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坐靈牀食至輒噎家人不
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遙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
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具言之且
言其舅殺之曰執以送官遂伏罪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麓險貞觀年中忽遭惡風疾旬日之間眉
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綸十餘匹迴澤無
人目即劫殺此人云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必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遇文
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
於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注視之儼如
生日因下馬以策築僧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文宗鼻久悶不出回

成此病雖露誠求哀亦不能免月餘而卒

勸善書卷八

七

唐胡潑歸者前嶺南節度使誑之子也宰臣賈餗詣知舉登進士第犬和
末甘露之變北軍方捕餗有禁軍牙校利潑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潑
所回遣士卒環其家既不獲餗擒潑以詣士良士良命戮於棘門外盡取
其財時潑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家僮見一人無頭着綠衣衣上皆流血
甚異之及山問至詢其由則潑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

唐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時徙曹王於黔中祐赫云則天賜自盡
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怖而縊死後祐升閣上取婢妾十餘人同宿夜
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為讖
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宋鄆州東阿縣令劉公之寔妻有一子六歲與小郎同居巨有物產小郎
利其家園欲遣竄嫂再行希其所竄嫂恃其子莫有從人之意小郎遂
引孤姪至河岸拋入水中窺無見者孤姪既隨流而去漂及十五里餘會
有村民濯水於河次遂救而出之皆言此是劉長官兒子具狀申送本州

州有鄭留後收養之。細問其故。劉兒曰。對對擲我入河。其初以為沉。既沉復起。見河岸上有一人乘馬。衣藍袍。而來以手提我頭。是以水終不入口。真以至村民救獲。鄭公遂執舂至。匿其姪兒於屏障之外。訊之曰。有何骨肉。幾許口累。踈云。祇有六歲小姪。近失却。不知所在。鄭出其姪。令面證。伏其罪。款成而棄市。

宋巖球在都下。曰。元宵見一婢攜青囊行甚速。球逐之。婢曰。汝能容我否。球即攜其囊同行。安指一巷云。吾居此。汝坐巷口。吾報家人。然後呼汝。乃竊青囊。驚捷他巷而去。以囊中珠金往來商販。一夕泊舟山陽。見並舟一婦人似舊相識。而不能記。婦曰。我向來奔婢也。汝向竊我珠金。須吏問道去。使我坐待至曉。為街吏所擒。繫獄久之。無以自明。竟死。鞭捶許于陰府。得與子對擗球至陰司。王者令復甦。送人世受報。後以手足墮落而死。宋下邳張禪家世仕族。幼女有殊色。其鄰大家欲得為妾。禪以門戶恥而不許。隣人忿之。乃焚其屋。禪死于火。其兒息邦在外遠歸。知其情狀。畏隣人有勢。又貪其財。竟以妹與之。經一年。夢其父謂曰。為子不孝。忘父之讎。以杖擊之。嘔血而死。鄰人見禪排戶而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暴。枉見殺害。規圖我女。我已訴天。事獲伸雪。數日。鄰人果病死。

勸善書卷十一

宋季正臣妻。腹有塊氣。轉為飲食之害。時零陵何氏遇異人。能言禍福。李以其妻問之。曰。汝曾打一子妾死。此其寃也。其妻竟腸斷而死。良久塊下。宛然一女子。徧體皆捶楚痕。

宋楊開為丹陽令。楊詢為之客。開性暴橫。果於決責。每事必以問詢。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贊嘆。感笑而已。開一日乘怒。於劇暑中杖公吏。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連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譴之曰。成令之惡者汝也。令之罪當坐於汝。不數日。詢果暴卒。

宋明叅政。鑄器識恢。斂才學優。瞻弟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叅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岳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庭。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熟視乃叅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駢出。找不覺大呼。遂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奚覩。具述所以。明曰。然。又云。明始病。

數日即似荒亂時有一郎官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俾呂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郎官曰此謂叅政暫請服藥假不意實抱疾耳明日曾見無頭鬼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冷乎曰已食矣又曰豈未餌湯劑乎曰已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郎官便聞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語乃胸中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討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安殺數人今實稱冤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

唐陳義郎父彞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彞爽擢第歸娶郭惜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彞爽交結相誓天寶中彞爽調授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纈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為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噎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澣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新婦其姑亦哭彞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才三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

勸善言卷一八

九

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為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於山路陡接之所抽金錘擊彞爽頸碎擠之於淩湍之中佯踣哭云馬驚踐長官殂矣令將何之其夜會彞爽妻及僕御致奠感慟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况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祿速可歸北即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于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及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而去且令其子規故園之存亡至三鄉有鬻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兒姿狀曰啓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汗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置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告三鄉媪所言及問年狀即其姑也曰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為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減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

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密礪霜刃。候戎方安寢。乃殺之。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叙契闊。取杉子驗之。獻歎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

宋士人有婢懷妊。主母怒。強主父換之。解后致死。乃遣僕隸瘞于郊外。婢忽自外而入。謂主人曰。君以我死不能復來耶。遂直造舊室。視其幃帳。皆已撤去。即求取復置如初。自此雜羣婢中。無異平昔。主母大恐。月餘憂卒。婢遂專房。又經歲。主人亦死。婢乃不見其弟。以其事語人。坐間忽來見形欲害之。其弟惶恐哀求。乃云。只要君肉弟先肥充。明日但存皮骨。

宋京師有覃興。衛州石密。同財作客商。一日覃謂石曰。河北冀貝二州有錢三伯貫。請石同往收索之。石臨行。市店內喫食。回置藥毒覃。先行路中聞覃已死。回獨取錢。注衛州作一解庫。忽見覃來。石謂其未死。與之相揖。覃曰。我未食。石遂邀覃於市店。將食。覃於懷中取一紙裹發之。五味也。覃遂置一匕於石盤中。覃曰。君毒我。我返毒君。食已。店家保謂石曰。君獨食而相揖讓。何也。石方悟覃已死。石數日吐血而卒。

勸善書卷十八

五代桑維翰居政地。有布衣韓魚謂桑曰。近者書殿關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黃誥袍笏至。魚降階拜授。桑又謂魚曰。朱炳秀才安乎。魚對曰。無恙。桑曰。吾向與之同鄉薦。最蒙相愛。子作書道吾意。呂來與官。魚乃作書。呂炳至。授之軍巡判官。他日又詢魚曰。羗姑秀才今在何地。魚曰。見客東魯。桑曰。吾與同場屋。蒙相鄙薄。君子不念舊事。子復為吾作書。呂之當與一官。魚特令僕求之。姑至。乃隨吏去。見巡判姑坐客次。其吏直升階附耳言於巡判而去。巡判別呼一吏云。傳云秀才請去。府中授官。姑莫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執姑。一吏云。羗姑謀叛罪。當處死。姑大呼曰。韓魚呂來授官。何罪而死也。我死須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姑來。曰。吾上訴於天帝。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階下有半醉而跛者。桑曰。此誰也。姑曰。此是唐禿。尚為衛吏。曾辱公。命府尹致之極法。桑曰。能貸我乎。當為齋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姑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姑與禿相攜入庭。下竹叢中。不見。桑不久死。半足皆有傷處。

侵用云。

宗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閹寺。以進。至秘閣脩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部內有巨室。蓄一碼碯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倍。媿為一番。舶曾訥者。所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即奏。以謂訥厚藏寶貨。服用儲擬。棄輿。有旨。令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擊而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臥。初不知其繇。仗劍而出。遂至紛敵。良即以誼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擊鼓訟寃。初。蔡攸竄海外。繼遣監察御史陳述。追於路。誅之。述度嶺。而攸授首。就以述為廣漕。代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逆之。就坐。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憐憤。恍惚如見誼。心悸。即承罪。錮押注英州。聽勅。勅未下。而良免。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為人所訟。制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經步廊間。覩良旅櫬在焉。其夜。述寢夢中。亦見良。告曰。尔何故踵我覆轍。遂悟驚悸。得疾而卒。攢室相並。見者皆謂酷吏貪暴吞噬。冥冥之中。顯報如此。

元湖南茶陵州東山陳辛五。有出嫁姑氏。見人戶闕食。遂將米三百斛。委其姪辛五出糶。每官石取中統鈔七兩。辛五意謂。近後發糶。可以騰價。乃用出鈔一頸。盡糶。不與散糶。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二日。送鈔還其姑氏。回到地名車子岡畔。為霹靂擊死。枉搥不動。其家人告天。許下謝罪醮。得枉搥歸埋。未幾。又為雷取出尸首。合族驚惶。遂命道士建醮還願。其家小童忽為神附。而曰。陳辛五為富不仁。要將此尸遍行告示。方與安奠。雷傷四句曰。吾號名為律令神。蠱毫罪惡。豈容人。一聲霹靂。從空降。誅誠欺心。富不行。舉家求告。謝罪芳免。

宋芳城鞏固。以機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旦男女相繼而死。但餘一老媪。并十歲孫一人。固置酒。巡媪。以善言誘之。開以利害。曰。媪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曷若及身強健時。盡貨於我。我當資給媪終老。育尔孫使成人。若何。媪大喜。允諾。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二。固纔得之。即逐媪及孫。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之日。鞏夢周氏之夫告之。曰。尔強取屋業。逐我妻與孫。我已告於陰司。明年尔全家亦來納命。

既寤命衆僧具道場懺謝。至夜半有大聲從井中出。繞繞痛字。到曉方止。固竟居之。甫一歲。虜人犯城。輦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

宋秀州南門外真如寺側地名施搭里。一村皆施氏。有曰施八者。故為保正。天資不仁。專以并吞宗族田業為務。舉債逐利。家貲日豐。乾道八年。

七月二十五日申時。後雷雨暴至。雲霧陡黑。有二龍趨入其家。一白色。一灰色。禪人皆長三尺。出沒無數。青巾跣足。半中各有所携。如鋏鑊之屬。其狀不一。火光從門外稻場上起。俄頃穿屋。震聲轟然。居室已碎。大半梁柱椽桁皆為稻草貫于中。稻穗猶垂於外。二龍奮躍捲舍中文書。斗斛無遺餘。瓦箔飄揚虛空間。若鳥翔為起。又震一聲。神物盡隱。灰龍自南西去。白龍自東北掠地行。落于南湖。後二日風雷大作而去。人咸謂施者貪富不仁之報。

宋蜀人馮子春為資州守。其壻從之官。葦湏公使銀盆。老兵持以入壻匿之。而稱失去。且語馮云。未嘗用。馮以為兵所竊。實諸獄。兵衰老不能堪。訊鞫。遂自誣伏。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兵不勝

勸善書卷一八

冤憤。具狀訴于東嶽行宮。泣拜而焚之。仍錄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之外。馮受伐。復知果州。忽見此兵。正晝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到此。對曰。銀盆事。某陳訴於歎帝。今求追知府女壻對理。馮驚懼。之次俄失所在。其壻即若中惡。當日死。馮後七日亦卒。

唐有處士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嘗遊兩蜀。侯伯之門。以燒煉為業。但留意於爐火者。咸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精算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後為識者所誚。悔而耻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者。亦為所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靜。遂求主者賃而燒藥。日火發焚其宅。迨及一坊。掃地而盡。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趣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為鷲獸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溪谷之中。鷲獸隨之。不離跬步。既窘急。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其雨連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已及樹下。獸則徐退。遂就樹擒之。斬于燒藥之所。

宋王翰林微時。在聖壽寺教授生徒。每過土地堂前。土地必起身。長老目

入定見之。日復入定。見王公過而土地不起身。長老因問其故。乃云。某生時上帝賜玉印。官至左相。某等係節制。於禮合當迴避。逆緣養一道人。燒假金銀。上帝追去玉印。官止翰林。某等不係節制。所以不為禮。長老具以語告王公。公悔恨而止。

唐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療疾甚驗。每治一疾。必索十金。有驛吏嘗傳其方。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以之治疾。竟不收効。後岑為虎所食。因遺一小囊於道上。藏真方其中。吏過而得之。人皆以為神使之然也。

宋古杭沈防。禦精於醫。而道不行。每夕焚香。祝天。忽夢金甲神曰。汝見日月。則道行矣。未幾。瘵朝士疾有功。適守四明。拉之偕行。由是求藥者如市。纔一歲。得十萬楮。相載以歸。後十年。貧甚。於昔欲再往。復夢神曰。汝前世艱人也。於市中開義井。今汲者以十萬緡謝汝矣。貪心如是。往必不反。沈不從。果卒於鄞。

宋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欲糶而米價稍賤。昌裔適值歲旱。乃往禱神岡廟。更祈一月不雨。禱訖。還至路。越亭中。俄有黑雲一段。自廟後出。頃

勸善言卷十八

三十一

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里以其事訴之。遂不獲送。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案回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歸以其言語。妻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為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憐憫。既迫於差黠。遂獻于劉自然。知感又不免。繇戍。尋歿于金沙之陣。妻乃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

牝驢。忍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識認。劉之長子曰。我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也。遂取試之。驢即飲酒數升。啖肉數鬮。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錢贖之。黃妻不納。自加鞭撻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之子

慙愧而死。

宋紫巖童森。德茂。被郡撥宿眉山驛。夢一女子。袒臆在身。哀泣悲訴。不合。奪取僧田。見今受罪陰司。祈乞薦拔。童初夢未信。再夢。女復至。曰。非公

不足動天。德茂驚寤，卽為女子轉大藏經。一夕遂夢女子來謝曰：「今已賴公得脫苦楚，言訖再拜而去。」

宋臨江軍有趙幹帥與標者，貪虐好財，數行不善。其父母力戒之，冥然不顧。郡中有閭皂山李主，觀甚靈，至夜觀中人滅燈火，不復敢行。忽曰：「元呼匠人周元二於廊下房中閉門造燈籠，一更後忽見兩廊掛燭籠殿上，燈燭煒煌，衣金紫者坐於兩班，衆吏環列，未幾，押趙幹帥來。一吏宣讀詞案，畢將趙決脊二十，押送鄴都收管。忽周匠兒咳嗽，兩廊燈與殿上燈盡，皆撲滅。次日周匠至趙幹帥門首問安否，皆云無事。又數日幹帥忽發背疽，祈禱于觀中仆地而死。」

宋季五公自杭州回，船次江畔，有一僧厚有財物，亦同搭此船。及入船，謂有所忌，再出船去。季貪其財，先令發舟，僧來船已中流，不可及。由是赴水而死。季冒認僧為門僧，席捲而遺，歸致大富踰年，妻懷孕將產，初夜夢此僧來相見，遂以僧為名。及長家計為之破蕩，及半子又生一孫，夜夢一船自天井中而下，命名船老。後盡鬻其家產無遺。

勸善書卷十八

三十一

宋沅州霍千里，貪賄無厭，挾妖術以濟欲。旁有僧舍，凡僧所得必平分，乃可。否則受禍。紹興中，一客僧於村舍誦經得錢七百，而未及分。霍懼欲害之。及夜，僧禮佛未寢，忽霹靂一聲，有數壯夫負棺來，既而若失。墜狀遂悄，然及明，衆僧視之，皆紙為之。喜云：「彼不勝必自禍，試訪之，霍已斃矣。」

宋慶州慶化縣常遣吏李基替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於逋者，不滿意，縛諸桑上，灌以糞汁，甫得十錢，即雷電四起，震此僕於普安寺前，其錢正在腰間，遂入於肉，皮蒙其上。

唐元載既誅，魚朝恩受寵日益厚，載遂志氣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為吏部侍郎，鄭注得莘於王守澄，李逢吉遣猶子訓賂泮結守澄為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等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于訓，一夕訓夢神人責曰：「汝黨從父肆貪壞政，殆將不免矣。」其後元載一門賜死，家籍沒于官，注梟首於光宅坊，訓死於官人之手。

宋王文象為下邳太守，民垣下有一古塚，日初升，卽見一女子立于其上。

迫而視之則遂隱。玄象聞之。立命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謂玄象曰。妾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告塚中之物。任君志取。唯妾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文復斬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番又是死矣。奈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

宋廣都人張九。典同姓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質。張囑官僧作斷骨契。罔之明年。又來就賣。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願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洒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者素兇暴不仁。從求錢百千。吏才許其半。伍伯怒。喫手喜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牆間。適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交肘。登時痛癢不可忍。數日而死。

宋柳勝字平之。卯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曲人性。鴆毒而鼠貪。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隣。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里。素產書籍。流布天下。無問宦族。儒家。皆畜書版。以資生理。鄉有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往來

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約。非納錢於衆。不許輒以傭售。此乃小民欲擅衣食之源。其習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可為壟斷。以囚其利。不憚身為市駟。攘取鬻書之權。聽於己。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波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元商官殷。述慶字去質。瑞芝鄉。鄉雲里人也。貪酷之聲素著。剝鄉隣。心與勝等。始至交篆。勝注謁之。見首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為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施敲朴。鄉人嚴憚。而心不以為便。仍以書籍越境售之。勝乃嫉鄉之惡。以巡邏搜捕。始犯私。鱗遭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饒甚豐。每遇休澣。勝與述慶設燕對飲。組計所得。鴻溝以分。雖書版之家。惡其貪鄙。不欲與競。而諸傭工不堪其害。怨讟之聲。籍籍於道。於是群聚焚香。而訴于廟之神。通晝夜禮阿育王塔。以誑以呪者。餘二伯人。未半載。勝果暴死。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殂。會無與主喪者。吏遣人馳計報其家。比其反。則尸蟲出戶。臭溢街巷。過者掩鼻。於時衆傭工相

與鼓樂歌舞于市。以幸二貪之死。雖古之燃臍噉口。有不足以喻其快也。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僕犬皆復甦。僕良久。蹶然起坐。遍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至一丐。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紅袍。端坐殿上。吏卒傳呼甚嚴。階下有數夜叉鬼。押二罪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蛇六。纏繞其身。而嚙之鬚鬢。能認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即丞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懼。須臾引問。二囚皆若隱諱不實者。後令網拷捶撻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呪詛者書來示。二囚又取帖子一沓。則是記吾為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常隨。吾注領錢以歸者。以此為證。二囚乃伏辯。致上若有呼者云。柳勝殷述。慶再押入地獄。不以赦原。求不在輪迴之數。恍惚間。夜叉鬼推吾及大皆隨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在取榻上。而黑犬亦嗚嗚然。若有所訴者。是後書市復通融貿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濠維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

無不綜達。常行見有羣燕。忽謂伴曰。燕者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跡。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出家有一同學。法立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怒。恨高屢加詞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刑。我若有。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恚怒。故是前世之意也。遂伸頸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竒異。而此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闕維擾亂。乃振錫江南。去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邗湖。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驚懼。莫敢慢焉。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讀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密感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邗亭廟神。周迴千里。並

吾之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隨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法立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恠也。神後牀後出頭。乃是高蟻。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贊頌數闕。蟻悲淚如雨。演史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揚帆。蟻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高還豫章。即以廟物起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頌。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鄭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蟻。頭尾數里。令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已少年。尚在萬竟。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謂少年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曾稽畢。對廣州客。恬高非凡。豁然意解。返恨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連會稽。至便入市。市中。有亂相打者。讓着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之。莫不悲嘆。

明三世之有徵也。

勸善書卷二八

三十五

昔迦毘摩羅尊者。至西印度。城口有大山。山有一石窟。尊者山行數里。逢一大蟻。尊者直進其窟。蟻遂盤繞尊者身。尊者回與受三飯。依蟻聽訖而去。後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此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遂噴恨。想命終。隨於蟻身。住於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佛法。故來謝耳。

昔波羅奈國長者。名曰日難。大富珍奇。為人慳嫉。日未沒時。常令門監乞者勿通。日難之子。栴檀亦復慳貪。日難後壽盡。還生國中。為盲婦作子。其夫語婦。汝身重疾。今復懷軀。我無衣食。汝便自去。婦出門去。得大聚墻。便止其中。九月生子。兩目復盲。乞食養之。年至七歲。其母悲言。今有乞我少飯。愈飢。兩人難飽。兒聞母說。便行乞食。到其子家。守門者適少出外。入到庭中。栴檀聞語。守門問。門監懼罪。即擊盲兒於門外。傷頭折臂。母聞走到。何人無道。時門上神。便謂之言。汝得是痛。向為小小。其大在後。汝坐前世有財不施。故得勤苦。死更苦痛。觀者聞聲。佛問阿難。是何等聲。阿

難具說。頭佛哀矜到此兒所分麩飯已。往視盲兒以手摩頭。目便開明。臂折復愈。目識宿命。佛問汝是前世長者。曰難耶。對曰是也。佛告阿難。又居世間。甚苦愚癡。二世父子。不相識知。時佛說經。解散其意。

昔舍衛城中有富長者。命終無兒。所有錢財皆悉沒官。長者生時。貧散。糶惡衣裳。單敝。以樹葉為蓋。佛言。難得豪位。不自養身。亦不養子。不供父母。不通朋友。不施沙門。今日命終。又啼哭地獄。

昔目連入王舍城乞食。見五百饑鬼。自言尊者。願垂哀愍。語我家中。言我等輩。為長者子。在日放逸。不好布施。不信三寶。見諸沙門入城乞食。既不自施。還遮他人。言此道人。不自生活。但仰百姓。若與者。後日復來。終無厭足。以是業緣。隨餓鬼中。唯願尊者。語諸親里。共設大會。請佛及僧。使脫此身。目連告曰。汝等至會。所否。餓鬼答曰。身如焦桂。腹如太山。啗如細針。疑如錐刀。肢節洞然。馳走求食。了不能得。設見甘膳。變成膿血。云何能詣會所。目連如言。語其眷屬。為設會時。又定徧觀。娑諸餓鬼。不見。權其所以。尋注白佛。佛告目連。彼諸餓鬼。業風吹去。非汝聲聞。所能知見。蒙汝設會。罪垢得除。吾自能念。來至會所。佛為說法。其夜生。初利天。

勸善書卷一八

二十六

昔佛在雞足山時。有婆羅門生子。令相師視之。師言是子無相。當名阿保。其父母聞之。無相。雖長養之。初不憐矜。到年十二。足自生活。父母遂令去。勿復來還。子不敢留。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心。念其勤苦。即使阿難呼問之。能出家否。兒即歡喜。願為沙門。佛即以手而摩其頭。鬚髮即隨袈裟。着身。佛為立名。羅旬踰時。五部僧。每出分衛。餅。而羅旬踰不在之。部以空鉢還。佛勅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日。連念言。是比丘僧。自不得食。餘人何故。悉復空還。我若共行。猶有所得。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注。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即便見佛。及與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百。億。國。逐。不。得。食。目。連。念。言。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踰。時。甚。大。飢。極。止。恒。水。邊。目。連。還。即。到。於。佛。所。佛。時。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且。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食。既。已。飽。鉢。中。不。減。唯。舍。利。弗。即。念。羅。旬。踰。今。未。得。食。當。大。飢。

苦使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白瑜。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白瑜宿行果報。不應得食。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以飯與之。羅白瑜得。即欲受。飯鉢便下。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白瑜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白瑜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舍利弗令以佛餘飯。與我。輒復覆去。皆我罪報。應當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散。泣淚。即涅槃華言圓滿欲知羅白瑜者。維衛佛時。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白瑜見。謂之言。當何以相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呪願。是汝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未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時羅白瑜與土沙門。舍利弗是。罪福果報。今雖得道。故受宿殃。世人愚癡。謂行惡無罪。羅白瑜是其證也。

昔自連從禪定起。遊恒水邊。見諸餓鬼。憂罪不同。時諸餓鬼各起敬心。未問目連。往昔曰緣。一鬼問言。我一生來恒抱飢渴。欲至廁中取糞。取之。廁

勸善書卷一八

三一九

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得近。伺罪所致。目連吞言。汝為人時。作佛圖主。有客比丘。來寺乞食。而汝慳惜。不與客食。待客去後。乃行舊住。緣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曰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鬼。問目連言。我一生來。有上有大銅餅。盛滿。烱銅以杓取之。還自灌頂。痛苦難忍。何罪所致。目連言。汝為人時。作寺維那。知大衆事。有一餅酥。藏看隱處。不依時行。待客去後。乃行舊住。酥是招提之物。一切有分。緣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曰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衆生。身體長大。頭上有鑊。盛然火。燒滿中。烱銅從四面出。灌其身上。乘虛而行。無有休息。目連問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答曰。連。此人昔時。作寺知事。檀越送油。不以分與諸客。比丘待客去後。乃分舊住。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昔佛在王舍城。東南有一池水。屎尿汗穢。盡入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此水中。身長數丈。無有手足。宛轉伏昂。觀者數七。阿難注見。具以啟佛。佛與大衆共詣池。吓大衆念言。今日如來。當為衆會說。盡本末。佛告大衆。

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歡喜請留供養盡心供饌無有遺惜後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欣然共議福田雖遇當設薄供人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寺主後時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為設供大眾問言賈客施珠應當設供寺主答言是珠施我若欲奪珠糞可與汝若不時去割汝手足投之糞坑衆念其癡默然各去緣是罪惡受此蟲身後若命盡仍入地獄復受衆苦

昔有丈夫令其婦人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恠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

昔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靈鷲山中念時尊者大目犍連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思唯觀察見一餓鬼身如焦柱疑如錐刀纏遶其身呻冷大喚四向馳走求索糞穢終日竟夜受苦疲極了不能得念時目連見此餓鬼而問之

勸善書卷十八

二十八

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世有如來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吞汝念時目連尋詣佛所問其由造何業行受如是苦念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令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國名波羅奈其土豐樂人民繁盛無有兵甲共相諍競時有長者名曰賢善體性柔和敬信三寶常樂惠施名稱普聞時有比丘著衣持鉢造詣其家從其乞食時此長者有少急緣竟不自施尋即出去懸勳罵婦汝今在後好念施彼比丘飲食其婦答言汝且莫憂我後當與時長者婦慳貪心生便自念念令若與食後日復來此諸人等甚可惡見即喚比丘來入舍內閉著空屋令其即日飢不得食以是業緣於無量世墮餓鬼中受如是苦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大目犍連見一餓鬼腹如大山咽如細針諸肢節間皆悉火然渴之欲死唇口乾焦往趣河泉水為涸竭假令天降甘雨隨其身上皆變為火時大目犍連即前問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是苦耶時彼餓鬼答目連言我今渴之受苦難計不能吞尔尔當問佛時大目犍連即詣佛所欲問斯事爾時世尊為諸大眾演說妙法見目

連來。先意問訊。愛語。輒語。而問訊之。見何異事。目連白佛。我向樹下。見一
餓鬼。身體焦然。四向馳走。具以上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要是苦惱。爾時
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
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并旁
汲水。僧從乞之。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能持水與汝。令我水減。不可
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復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
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波城中。有一長者。名若逸多。財寶無量。
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時波長者。偶行觀着。到祇洹中。見佛世尊。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莊嚴其身。心懷信敬。前禮佛足。
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生歡喜。還歸辭家。及諸眷屬。求索入道。時諸親屬。
都悉聽許。還歸白佛。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着身。
便成沙門。時諸親族。及諸人民。以其先是豪富之子。出家入道。競施衣鉢。
種種所須。既得之已。生慳貪心。不能施與同梵行者。其後命終。墮餓鬼中。

勸善書卷一

三十九

還守衣鉢。時諸僧衆。見其去世。開其房戶。欲收尸骸。及以衣鉢。闍維燒化。
羯磨轉。而此室中。見一餓鬼。身如焦柱。狀貌可畏。守此衣鉢。無敢近者。
見是事已。往白世尊。具陳所見。於是如來將諸比丘。乘入室中。語餓鬼言。
咄。無慚愧。汝於前身。出家入道。貪着利養。不肯惠施。今墮餓鬼。受此醜形
之報。

昔佛言。我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回還。與伴別宿。失
伴。惶惶。飢渴所逼。遙見一城。謂為有水。注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
餓鬼城。到波城中。四衢道頭。衆人集處。空無所見。飢渴所逼。唱言。求水。諸
餓鬼輩。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憇悲者。欲與我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柱。以
疑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爾
時餓鬼。聞億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長嘆。作如是言。汝可
不知。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我等處此城。百千萬歲中。
尚不聞水名。况復得飲者。譬如多羅林。雖然被火焚。我等亦如是。支節皆
火然。頭髮悉蓬亂。形體皆毀破。晝夜念飲食。惶惶走十方。飢渴所逼。切張

口馳求索有人執杖隨尋遂加楚撻打不得近我等憂此苦云何能得水以用惠施人我等先身時慳貪極嫉妬不曾施一人潑水及飲食自物不與他抑彼冷不施以是重業故今受是苦惱

唐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仙人李即天上謫仙也與高氏居洛陽以黃白為業高氏能傳其法居五六載開元末一夕聞空中呼李其聲披衣出門語畢還謂高氏曰我天仙也頃以微罪謫在人間今責盡天上所由來喚既不得佳能不愴然我去後君宜以黃白自給慎勿傳人不得為人廣有點煉非特損汝亦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後賣銀居多為坊司所告時河南少尹李齊知之擇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為燒十餘床銀器不一年李及高皆死人以為天罰焉

唐贊皇李公好餌丹砂忽有一道士自云李終南佳羅浮山來謁相公公喜延入既坐謂公曰聞相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見公遣侍者於臥內取之以示道士道士視之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但促壽爾貧道有一火玉匱秘之已數千年矣乃於懷中出一玉象子狀如拳公捧之溫潤光潔非世

勸善書卷十八

四十

所有道士曰此可求勾漏硃砂瑩澈者於淨室內燃香致象之鼻下親自封鎖莫令婦人雞犬見之候三五日其砂即入象之腹矣又候五七日其砂盈腹吐出然後餌之不唯祛疾却老亦可為神仙公曰何為火玉道士曰此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矣如置日中洞然有熠熠之勢投於空突然有聲夜置於暗室即如燈燭之狀以相公好道故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自致其咎又出一金象其狀一同曰此是雌者貴其相伴如無此恐玉者凶矣公服之數旬攢鏡見面色愈少鬚鬢白者皆黑錄是公求砂無藝人多厭之而象之所服者遂經年秘腹中隱隱有殷紅之色不吐出矣其後果得罪南遷於鬼門關外忽逢其道士怒索先借二象且曰不信吾言固當如此公久不與之至鰐魚潭公平生有珍玩之物親自鑲閉三船是夕風雷晦冥澍雨併作乃見玉象子如一團火先自船頭飛出光焰衝天次見金象子隨水而入三船珍玩並溺於潭內公浩歎涕泣至朱崖不數月而卒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八

